823.1
23
14

王氏説文升菴襍説彙録

刪第十四册目録

丹鉛總録

求

楊升菴詮凡集襍說凡數種今據全集彙合者

大雅小雅

集錄之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

楊慎

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在言外風之體也即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乎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也故為小雅之小今

之辭、蓋
甚有風之
其辭古正大氣象
體、大雅正
亦自開闊與風
雅、小雅中
不得為大
變雅亦然
雅也、離騷出於
變小雅中固有
多比興意亦微婉
雅體多
並稱、謂其體之
國風言
世以風騷
同也、太
並言也、
詠呦呦鹿
鳴食野之
萍、使識得小雅
興趣、誦
若離騷者可謂甚
之矣言離
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
而不亂、
其甚大
雅、見小雅
與風騷相
類、而大雅不可
與風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別昭之說、特為表出之、盜竊寶玉大弓、八得寶玉大弓、升巷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謁陽虎以叛明年乃得之、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提下彀梁曰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奸、以與之深者耶、虎初竊時、已知無用、故復用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大雅之

國、中華人入之、窮其筋而逃、狗追噬之、人以節投之、
必卻而迈、數迈則追無及矣、陽虎盖欲狗國魯也乎、
晉明智、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盖祖虎之
故、晉明智、左傳。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
云爾、程鄭、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
也。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文子。賢人
將死。其語倫。程鄭、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
以語然明、然明曰趙穎達曰趙文子賢人

皐陶有後

荀息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二心故君子所不與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彼生不識也晉公子夷吾之行君子所不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拯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賅非褒

左傳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之、思、不其餒而、又言刑官無遺而種德、芍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咎繇邁而種德、乃臧、抱朴子云、黃帝營之、皐陶何無後乎、益即皐陶子恐未足據、

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云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玄曰三農原農隰

若

農平地農也司農
孔穎達乃附會其
說曰積石曰
敦故鄭玄不從之
往掌葛掌以時徵
澤農是
山農澤農
原農隰
周禮本有
乎大抵宋以
前解經者專
作左傳正義力附
者專取杜預而巧排
擊杜子春與
鄭與鄭衆宋
漢唐諸儒皆
廢雖朱
子所
尊之周

農也司農
之說未為
不
當而鄭玄必
欲易之
山鍾水曰澤
不生九
地官司
佞臣矣慎觀
山農徵草貢
之材于
而鄭
玄
司農杜撰
門守陋
周禮疏
以後則

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玉

大戴禮者猶玉

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亂季失政而未亡其糟者猶糟實以喻惡○注糟以喻惡○

玉者猶玉

玉血者猶玉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

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

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

雖土崩而不免解板蕩而不瓦分亦是此意但大

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

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先於文息　姑檀弓曰義殊晦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句合表出之休也其語注姑且也息以姑息人之愛也棄黎先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

鍾馗即終葵注終葵推也辟人名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大圭之首似推爾金石録晉人名以終葵為推以擊詐為鍾馗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

解得極當惜剪公勿不完為成說所怪矣縛

戲魅圖俗誤
魅為妹

鬼久作尤開其當矣知
好怪者便傳
會説鍾馗能
啖鬼畫士又
作鍾馗嫁妹圖
出遊圖又作
鍾馗為開元進
士明皇夢見
命工画之
有謝賜鍾馗
逖張説文集、
亦作石、
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
石敢當、本急
就章中虚擬
人名、本無
石敢當、文人
亦作石、敢
后敢當、文人又戲
傳、皆虚辭戲
説也、昧者相
傳、久之便謂
真有其人、
鳴呼不觀考
古之一
敢當之誕
不知鍾
馗之訛不觀
急就章不
事也

蘇易簡作文房

四譜云虢州嵗貢鍾
也愼按
形如大
精考乎
右
樂今樂
淮南子
曰雅頌之聲
皆本於情故
君臣以睦
父子以
親今取
怨思之聲施
於管絃聞
其音者不
淫則悲
淫則亂
男女之別悲
則感怨思之
氣豈所謂
樂哉趙
王遷房
陵思故鄉作
為山水之謳
聞者莫不
隕涕荊

硯以鍾旭名
即考工記叙
考工記
者蓋亦未
之審思

旭二十枚未
知鍾旭得
號之由
義蓋硯

軻西刺秦王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眥髮植穿冠因以此聲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

阮副宗樂論曰雅頌之音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新聲之歌而漢武思靡曼之色抇帝聞楚琴若此一而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為琴若此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聞鳥鳴而悲泣下橫

哉是以悲為樂者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使絲聲若是豈不樂亥躭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迈故

思遂狡兎鳴呼君子可不鑒之哉按此所論甚正周為塤重之和鍾叔馬融長笛賦云庖犧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師曠師開鼓琴以東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方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子論今樂遠欲增悲實本此言絲不如竹此乎師開師曠之藝師有之風北風之聲師曠吹

挺彫琢刻鏤鑽笮然後成器惟笛因其天
材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
本此記曰登歌在上貴人聲也晉人絲不
如竹之說
為知稱賞也人以八字盡之宜
殷善本琵琶
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
琵琶號為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敲也遂有康崑崙
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布大謂之及崑崙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壬朴舊鍾意

宋人改樂

段師之藝如崑崙之虛心忘聖賢之流也

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

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石

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帶邪聲崑崙驚曰本領何雜蕪之加獎異帝乃令

中妙絶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

裝嚴寺段師一曲段師即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

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

新樂成雖不善更無
按試傑乃陳朴鍾已
傑不知明日輔臣至
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
屢變景祐之樂李
照主之太常歌工病
聲稍清歌乃叶而照
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
廢舊鍾樂工一久易
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
主之欲請工不平夜
量工人但隨律調之
大率有非漢津本說而
主之欲請樂魏漢津
帝中指寸工不易之而
為律徑圍為容威制器
大率有非漢津亦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亦舉先發

陳恒弑君

樂律而已

不知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正雖詳而鋟不成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為工師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房之萬一哉愚謂宋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評詩也一一皆本類如獨然不

後聞可也是病聖
人之未盡也果
告於君而擅興甲
兵是孔子先叛
民釋之乘飛承金
牌之召或
於春秋朱
子引之於論語
勸之勿班師飛
從容君臣
之義雖聖人不
過是也慎
反非擅
時已致
仕家無藏
甲身非主兵何
所為發必欲先發
是非司
寇而擅
殺
也聚衆則逋逃
主也獨往
則刺客
庸也二
者無一可
焉而同先發後
聞謬矣
詎
者謂胡
氏之失
耳詳
考胡
氏此言見於春
秋宋公陳
侯蔡人

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弒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發兵以討州吁為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為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即孟子小體大體之論、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

心導耳目即禪家參悟

受終於文祖、受命神宗、天之曆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於論語、不以為泰矣、何至孟子而不以為泰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禹受不當受、則何必俟舜禹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偽為遜避、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為之乎、且堯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禹以天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而明日偃然又来是何擧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

曰唐虞禪夏后啟周
於武成取二三策善
觀孟子者例是可也
子略法先王而不知
其統此類之謂乎

尹

宋高宗和靖對高宗
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
子何以謂之一夫焞
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
之辭也獨夫受洪惟
作威高宗又問曰君
視臣如土芥臣便可
讎君如寇讎乎曰此亦非孟
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
言從容中道若此所

養可知矣近世名公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欲儒必曲為譏評但知其出於經則遂為經矣若文子引老子論性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其出於老民宋儒必之觀塲也又如濟泊明志寧靜致遠本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其為劉安語又背取乎

莊子解

西蜀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先、則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呂惠卿曰、囿而囿宮而室、言世益衰、居益狹矣、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未嘗非堯也、非堯舜罪湯武、彼假堯舜

之道而道之道而流為之嚆矢絶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之賤儒子張之賤儒者也未嘗數孔子也數彼假孔子之名也故有非心服之然不止于宋之晚世今猶未已郭象注莊子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禮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録檀弓注之奇者於逍遥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後火故為薪而火傳也之奇亦復録于此如逍遥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後火、故為薪而火傳、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又以生死為寤寐、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實乃開、又云堯禮懷筆注檀弓、隨筆予有亢龍

之喻、舜有
卷傻之談
又云、律吕
以聲兼形、
以為者、分
外物也、知
玄黄以色
之所無柰
何者、命裏事
之逸、狗
尤精、可比
周公類之
走、狼、仲尼比
於秋天、李
太白用為
詩語、而人
不知其本
于荀孟、又
云草不謝
榮于春風、木
不悉凋
子云也、

康節論莊子

節康節云、莊子盜跖
篇言事之
無可柰何者
雖聖人
亦無如之
何、庖人雖
不治庖、尸
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
言君子之
思不出其
位、揚龜山
曰、逍遥遊一
篇、子思

所謂無所事事。所謂能以此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無所事、愚之論九流矣、世之意讀莊子、則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符子

符子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珠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

符子曰、老菜子語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相率逃於重丘之下、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羊相孚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何則周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不望也、若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而謀於妻、用孔子而

孔子

伯要駕、六國擯輒、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拱手、虞挾轡、禹湯馳轍、五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乃刑之歐陽永叔皆無感作隴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知其言之出于孔叢子也世莫有知其非也

管商論金粟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欲諸侯服鍾五釜而鐠金一鍾而鐠粟十鍾而鐠金程諸侯之國也故粟金生而粟死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故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

內金一
兩死於境
外好生金於
內則金粟
兩生倉
三語矣
孔明博學
而精擇如此又
心欲小而
志欲大

府兩盈
然其文
亦不易及
也

國強管商
皆功利之流故
其術先後
若合符
言

舉以教
子也然五
語之中澹泊寧
靜二語足
以該下

南子主
術訓下篇
蓋古之格言而
淮南述之
孔明又

覆非慈
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
服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
遠非寬大
無以容非
簡重無以
統

淮
南子載格
言非寧靜無以
遠非寬大
語出淮

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亦出淮南子、而
孫思邈引之、然膳欲大之語有病、不若志欲少、孔明思邈同引淮
也、能欲多而事欲大之善
南子語、而優劣不同也、

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
宋儒論孔明為後主寫申韓子法何邪唐子西云、人
經術輔道少主、而乃以刑名兵
君不問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後主寬厚襟量有
餘、而權略知謀不足、當時識者以為憂、六韜述兵

擁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擁衛申
事情施之後主正中
良藥與其病藥無高
臨終勅後主
載先主
之三國志載孟孝裕
怨咎之孝裕曰如君
欲知其所道皆家門
擁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
合而後主之觀申韓
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
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
矣

病不對亦何
補哉此言當
曰申韓之書
盖人意智
可觀誦
今所問
與孔明
是病孔

曹抱朴子採欲用孔明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不樂出身武孔明自陳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宋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

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諸、吳起、可以累曾子乎、荀卿、范五、是理乎、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可以累矣、劉向別録云吳起始原、故及之、斯與范五子、之下、二事、事曾子、荀卿則同事荀人、皆引用而罕知其

品、誠有　文　朱文公著書　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

遠公是而遠　公　談道著書百

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

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為道邪德公文忠義古今所譽其福甚于炎石孔子同仰也乃力詆之謂浮屠有所試文公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先褒之解之曰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浮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或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曰不惟此也秦檜之

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盍飛之死天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而後已、蓋不為全人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録論人。皆無過中求

下垂涕者也文公訊其揶又譏其直何前倨後恭、厥叔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說不必不是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盜、又訊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訊其不成人之美例如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来之書、亹亹千

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

有過者也。或者門人記錄之過、遂至此歟、

無樂極樂

文子能至于無樂則無不樂、無樂於極樂、極樂於無樂、則至樂極矣、佛言互

書言於不樂中求極樂、不樂中求不樂、

相發、亦至理也、

天鬮天摠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鬮也、

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鬮而欲久立、自古以来未之

嘗有也、又皆格言也、曰民宏樂、則天心摠、天心摠、則天心摠、天心摠、則陰陽和、此雉噫猶歌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

・押闔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音擺、捭之者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言餡之也、闔之者、言餡之也、所謂以不言餡之也、

・雉噫

楊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

魯、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為一

載游載、厎可以出走、彼婦之口、可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為一

接輿、歌即雜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

雜噫於桓子、即雜噫之歌也、唐文聆鳳衰於

史相表裏、

經

蘇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要其歸、宿言經史之相表

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見其

裏也、元

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衍其說云、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為一

鑑續編、

士行、序定宇陳氏通

校老滇南
二字事之何
云主服乎

代鑑之興衰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奥罕傳者彙詩史演說名曰詩證之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

漢書列于紀年

其體本乎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極演易可謂傑出矣

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之制故太史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祐通典其體本乎左傳即雍之皇

之詩外傳即之韓詩外傳

通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祐之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

同吾志者

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

太史公律書

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差而路極數、斷以天地始終、又止十二萬八千年、以卽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卽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太史公律書

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

而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制律之時

而達制律之意也

平準書食貨志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之為太史公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

又言兵之偃

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農民以效商之為也

三字是驅謂

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

渙然矣蓋添如異時

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字戞而相以相屬編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寸之中厝雖胎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厝為快也、

老泉

老泉評史通

老泉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者唯子餘為差愈、

子玄史通

吁其難而然、扵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
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
后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
遣薛延陀此何等語耶天授
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
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
人曰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
妙處實中前人之論當知然
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
文則文心雕龍評史通二書不可也黄山谷嘗云論
觀實有益

史傳遺事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康
表粲周謖尉迥斯皆破滅而有王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若使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

於後學焉

漢末史傳屈筆未更

劉子玄史通作史例第三卷

史雖不載
羣特表而
出之乃不幸
中之幸

讀公朱幸去觀臣張
之始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唐英論王
道報應差爽○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高君雅在
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伯夷傳晦翁謂孔子言伯夷仁又何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
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一共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贇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

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綜錯震蕩極文之變而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人可謂良史矣宋人輕為立論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始以文章正宗云此皆傳者異哉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録斯篇即為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

亦不自諦何哉

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賢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以六經言之詩人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國之詩人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古不為詞章蓋取其尚質樸而寒儉促迫而走僵製雖同而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所作體裁馬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獨取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馬

範、不為春秋之謹嚴、則詩經可燒矣、止取窮理、

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為義也、且張

良之佐漢、本為報韓仇、韓仇者、
則不仁之甚、且秦之無道、甚
于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
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
天應人、乘此機不取、
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
乎、程子之所謂義、必
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
熾、則天下生靈、死
戰、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
何其迂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
而妨于
文也、僞
字論心
道作令
朝字惜未
見此

周
史記、世
本、國語、載后
稷至文王、
凡十五世、
一千九十
餘年、而止
十五世、可
疑也、或
曰上古人多
壽考、然而
父子相繼、
三十年為

一世常理也以十世而衍為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数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而世半之何稷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面縛衔璧
祖面縛左牽羊右把

芽、亡弟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徽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芽乎、然宼莊王受鄭伯之縛、而又乃楚人以誑子也、史云徽子抱祭器而入周之降借入周既也、雖去不豚、豚國、斯仁矣、

器入周、亦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宼而徽子、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尼不去國、

也、何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

家傳李沁
柳玭稱
連范氾
家傳為
傳出其
家傳誠
不可盡信亦
豈浔盡不
信哉

表

陸機漢
高祖功臣頌
曰表生秀
朗沈心善
照漢旆南
振楚威
自撓大略淵
回元功響
效邈哉斯
人何識之

劣按漢書酈生說漢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且得休士卒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後高祖未酹其賞故酈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塵垢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慎

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文矢
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補班史之遺焉
知之予故彔之以
包譜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淩準誣鄂子儀奪王甫之功李泌寔迓麻姑送酒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能無惑者徃徃信之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況司馬温公通鑑

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為正文、君子、與人、為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筆、非朱子本意、云不取

虞雍公、任公子、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以帝制敵兵、則隴右知唐鄧勝勢、可即拄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棄陝西新和、臣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劄海泗唐鄧以任夔州、又劄海泗唐鄧以任夔州、又劄海泗唐鄧以任

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角取雍涼、其後關羽出軍出隴右、一軍出荊襄、亦欲捣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以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將角故也、夫若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弩自項中原有事、乘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之得者、旦在我、而以再從金人市和之乘石之戰、詐失此機會、可拊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

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金將蕭定遂以
鄧之民、健武者聚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卽師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人心時勢如此、若從
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殺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
宋之君皆孱主、臣姦乖失、斗機會、樓船載國、胥沉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

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

見于史、而見于范成大之北轅錄、予特表之、

乘石戰艦、曰蒙衝、曰鬬船、

迨亮至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

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黄、遇水而火自、承跳出、其聲如

江北掠戔船、指麾欲濟、虜先文伏舟于七寶

中忽發自空而下墜水中、

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之目、只見、遂壓虜舟、入馬皆溺、大敗之、畢炕死節北顏平原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虜書附于其父搆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炕銘而炕之、書于忠義傳、故名、不書于逆臣傳、

荷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温公通鑑抑沆獻替北陸贊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沅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前流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房琯

司空圖山初見諸王為都統節度、故特為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琯、亦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謂祿山、吾不得天下矣、琯奏遣分鎮詔書、所膺嘆曰此誠可以為社稷功矣、唐書不載、

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湯文武斗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皆聖人也湯文武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

決其仁啟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無人也

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而不得已而仁得已而仁故曰仁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不得已而仁

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不得已而仁

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聖人覩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不得已而仁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不得已而仁

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文武有天下

決其仁啟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

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

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斗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聖人覩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不得已而仁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不得已而仁

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文武有天下

決其仁啟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

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

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斗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聖人覩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不得已而仁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不得已而仁

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文武有天下

決其仁啟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

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

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斗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聖人覩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不得已而仁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不得已而仁

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文武有天下

決其仁啟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

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

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斗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

聖人覩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不得已而仁

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不得已而仁

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文武有天下

決其仁啟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

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

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皐夔王安石與讀何書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恊矣

羿射九烏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眉公秘笈四皓姓名氏具

興王良佐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綦所用敗綦之著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録金石録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封建

昔之論封建者、曹冏、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裨益焉、蓋亦有感乎其餘也、上古千天紀、始于黄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亦僅勝之、亦殆哉、炎下肆民殘以盡野之君、七十戰而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未露蹟、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三苗逆天、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

之而載籍散亡不可
以悉至周
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
京師也夾
輔王室也
也成康繼
世未百年
間昭王南
王西巡而
巡而豫舟
徐偃煽亂
于春秋戰
在乎夾輔
焉在乎尋迄無寧歲肝腦塗
國干戈日
地民如草
營烏在其為親也其立之政典
制曰一不
朝則貶其爵再不朝
則削其地
典曰負固
不服則伐
之内外亂
烏獸行則
滅之其法

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之地乎翔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徵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為太子而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後世其君天子不服先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王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

也夫封建起于黄帝而封建非帝意也勢也封土官非孔明而土官歴千百年而廢郡縣官歴千百年而不廢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二氏者人必以異此復言復復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非是知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人猶有奨法耶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三代聖

為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郡縣時也郡縣非秦意也勢也秦意亦勢也竊而變之是說矣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也孟子曰陽一君而二民小人一君而二民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君各百其君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于一而不定于一惡能定于一而兩朝腐儒將麾之門墻之外矣

取柳蘇識時之說而不能不亂使孟子生于秦漢之後必下惡乎定定于一

董子論養生之道者其壽疇乎自衍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疇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甚愛氣而謹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壯謂二十日也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也中年者倍始衰者倍中年四十日也中衰者倍始衰者倍新壯之日也而與天地同節矣

是故新壯而瞬冬藏又曰養微陽而固天地之房謹微陰而助冬斂之

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游于房

牧之以始皇四年
己未起

于不欠故曰壽者醵也

春而羙秦自丘

春秋孟子

秋惡絶秦楚、

也、

引晏子之言、

述百里奚之

功、此皆聖賢

憎而知其

秦一統十五年

亨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

孟嘉姓二十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

庚辰盡滅

之死為幸卯僅十二年胡亥共三年甲午秦

盖稱五伯、

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久較司馬公作通鑑乃于滅周之歲遡以正統書秦其晩帝秦惟恐其遅豈春秋正統之義哉、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嬌于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

報五十九年乙巳 秦昭王五十二年丙午

朱子綱目不能一言贊下而人道定氏書法尹氏發明所謂統正于悉改之何哉

之文即如怒罵況君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
侯罪亦微矣獻王漢
之賢維城
河間獻王
也二子一
以取鷄失
之賢而原
之乎意者
其子與歟
景帝先有意立獻王
而武帝憾
之乃發于
宋統
似晋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
下天下一
統者漢唐
晋及隋合
而復分祚
又不久不
得比之矣
余謂漢唐
宋而已秦

太祖在位十七年至十六年方破江南河東兵
太宗在位廿二年真宗七年幸澶淵而先是即位二年已自將擊契丹矣

可稱一統宋僅與晋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于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曽不得如西晋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于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卽竟夫國祚不荅架上取晋紀示之

七年甲辰

一百五十五年

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郤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正、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于孤兒寡婦之手與劉知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姑忌而不能克、而不能克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久疲之遼、伏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而有靖康之際、冠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表稱臣、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

渡、則事、
姚、秦、戚、
尚、不、得、
北、晉、而、失、
東、非、失、據、
晉、公、之、
統、之、盛、
乎、
過、漢、唐、而、
宋、之、南、竟、何、處、
追、三、代、孰、有、踰、
我、大、
矣、晉之東、猶振、
刷、磨、染、
滅、慕、容、滅、
此、言之、宋、
立、也、以、
李、文、正、
公、樂、府、云、
死、不僵、虎、斃、猶、
于、漢、唐、乎、吾、師、
李、蜀、是、蠡、
之、如、君、父、
之、人、君、勤、
身、
唐、代、人、
君、雖、在、宮、
禁、出、輿、入、輦、宋、
大、祖、內、
訓、皆、步、自、
此、勤、身、之、
內、庭、出、
御、前、殿、亦、
欲、涉、塵、廣、庭、稍、
冒、寒、暑、

法也、事見呂大防奏議、余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為過、今十步之間、何必乃爾、況皆起自徒步寒儒乎、

李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以泰伯仁政必自經界始論、引孟子考其集知之、內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籍吏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省欲仁論、引文王以民力為墓為沼而民歡樂之、本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籙、獨勒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李翺送嚴仁、遥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又詳說之、由是言之、孟子者深于孟子者也、古詩示児云、退當事浅學舎経史、子集而罷追推軻、則尊之至矣、今之稱小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

李綱傳嵚
國師儒弟
橫玉三公
讀書
晉書云陶
不曉也余
至于二三
而脫廢訓
周續之與
學士祖企
謝景夷從
史檀韶

卿曾機移
四公也近
而拜狸奴
不求甚解
淵明讀書
思其故自
萬言閩心
詁俗士不
達便謂其
求甚解矣
聘講禮城北

疾不行元孚
有為宗伯執
者吁異哉
香爐于
道塲又有
術魯狆
不拜西僧
兩漢来訓詁
知厭之故超
然真見
語俗世
五字之元
之見後世
威行說
獨契古初

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
述孔業祖謝響然琴
眉之也觀其詩云先
風好又云游好在六
經又云汎
圖其著聖賢辟輔録
傳所載故老所傳盡
耶予嘗言人不可不
學但不可
為講師溺訓
詁見淵
君
能容諫
明博語深有契耳
于此矣豈
世之鹵莽不
到心者
三孝傳贊
考索無遺
又跋
之云書
詩書敦
觀山海
云周生
勤蓋不
淵明示以詩
肆校書亦以
師遺訓今
豈云墜又曰
經又云汎
覽周王傳流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燮斥言宦豎推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公孫聖之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剌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輿櫬陳帝八失帝竟不誅有容諫之賢如此赦之且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

禦戎無上策

禦戎無上策數勝謂中國治則陽長而陰消

夷狄陰也得不消亂則又是人仲訥之言也丘文

莊大學衍義補歷引古人禦戎之說惜獨遺此

蜀無史職 本史通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拔黃氣見州言無有景星出益爲墮于江水成都言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詳蓋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穀梁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
權而帝識其忠廷折
之劉曜何凶悖也曜
公孫聖之刺夫差也
京兆顏運輿襯陳帝
鳴呼三君猶有容諫
之賢如此赦之且以御
夷狄(秋)陰也馬
禦戎無上策
禦戎無上策當以氣
得不消氛則反是數勝謂中
則反是唐國治則陽長
人仲訥之言也丘文

莊大學衍義補歷引古人禦戎之說惜獨遺此

蜀無史職本史通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拔黃氣見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爲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爲墮于邨婦群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詳蓋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穀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北朝

唐人目武后之世為北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像楊繪塑陳簡齋詩幸稼軒詞同能不如火吳道玄獨勝也

張千載字毅甫盧陵人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因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皆不欵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来見曰丞相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

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歐陽夫人于
寘囊、舁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
衆服公、未斷、其子心動、啟視之、果有縄
闇屋忽、英爽可畏、劉事貢于文山、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
亦念續、忽、英爽須溪紀其、載拾骨出、火其屍、千
昔忌其、生今姑其死、天氣慘然、文山怒、束其髮、
詔首

猶累形軀、如動生髮、如像後曰、
同時之人、能何尋約、
不賴汎、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朝詔首稱三代典謨之體

李光弼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必不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予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潭之戰

相州

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李如太白以詩文雅正如柳論古則杜如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嚴

范曄嚴光傳以光為餘姚人而云少與光同學光武何嘗至餘姚哉

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師友之禮則

武

曄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到郡

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女、因居會稽、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

田千秋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以一言取相以之、何其不恕耶、

大鴻臚

、景教人、為漢侍御史、子頎、為李膺門徒、未有録景教、罰謫、敎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牒、不及于規也、遂自表免歸、漢末恥涌脱名籍、不獨皇甫王逸少經濟、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王逸少、其在東晉時、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

也、直以抗懷物外、不

才器頗
下出處
從容之
誓不許
進退自
非一日
後復謀
寒心久
從所志
竟無一功可
論一事可
紀任其事
者豈得辭

名不就殷深
正與隆替對
豈可以一
適逸少報曰
吾素志無
廟廟王丞
相欲内吾
由来尚矣
不於足下
児婚女嫁便
懐尚子平
之志數與
親知言之
也及啟侯將
北伐以為
必敗貽書
止之啟敗
以區區江
左所營綜
如此天下
矣自冦亂以
来處内外
之任者疲
弱根本各

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之會内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此所以區區於分外有可欣吳越經令諸軍皆還保淮須臾如是其至恨不見分之九不亡何待頃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藝之為累大哉

王維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栖巢父洗耳耳非駐聲

王維談名理根立勢舉根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藝之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

之地聲非染耳之蹏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机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西鞿韁鎖因肆性情太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

倍言太白在當塗采石曰醉泛舟于江俯取明月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綖歌于當塗公疾亟命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托上授梁倂為序文

簡

又李華作太白墓
太白為人劉全白
志云臨終歌而
性惛儻知縱横術
卒信傳良不足信
恐古之善詩者亦
蓋与杜子美食白
不逮裴敬有
酒牛炙而死者同
有李翰林
也
墓碣記云太
白為人劉全白
有李翰林
縣屬廣漢郡故猶
調逸邁往往
舉郡為稱
善賦詩才
有李白墓碑
耳
送
華李白之曺
南序曰彼
曰白為詩
廣漢人
集古本
白廣漢人
盖唐世彰明

漢光武永
洋氷合
俄頃氷合、真
有神助矣、其
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

常徇約流漸而氷合復恐未堅又散常於上氷草相

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氷未合、乃以

中原未論破虜仁暴、只茲一事絶塵莫攀

號為雲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后勒自謂過光武、當並驅勒何其

何如也、其處為危渡、曰示天幸不可特、以戒子孫、此

后勒擊劉曜、濟自大堨、

平日學問何在而可激動乎

者也

鄭山正論

黃鄭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于介甫愛而不知其惡于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于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數語考亭有性氣與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俊偉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為

伊川讃法中来、甚其詩為是、至介甫作詩偏處、亦不平生克治其身如考後學可不深自覚則自警也哉、自亭、因為門庭、有此等言如此可謂門人之門人也其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注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徃徃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卿里因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數青苗之讃於官得米儲

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秋胡妻

亦有激于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于半山乎何足為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亦嘗譽驩兜而貶唐于三苗、范寥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耶、

范冨歐之問此豈嘗謂陳同甫躋漢代是精精金須鐵作一鍋鎖、朱子以史石與韓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拔川而死異于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垂其實焉予按小說載洛神賦遂拔洛水而死名姬婦津事與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于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乎也

馮夫人錦車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

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辨之不疑者、惟禹爲魎魎魅魅合謀、蓋非一日、太丘啓之也、安石嘗作棗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文姬之傷化、多矣、

籍碑

一句一車勞遠駕、車節、月照角聯而已、此事甚奇、而孝威詩云、錦夜傳呼、徐堅詩、雲搓錦駱賓王詩錦可畫可歌、六朝唐人無勝于詠明妃之失節、入篇詠

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賢司馬光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如卿載諸謝章所曰、九金聚糅、盡圖馬南驁、伏、卒致戎馬之禍、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前古姦慝、流禍後世、有如兆宋之南遷、安石為罪魁、安石之謂也、一言喪邦、安石之慎擇安石之惡、而以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下比鯀、呂惠卿又金聚糅、盡圖馬南驁、伏、卒致戎馬之禍、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前古姦慝、流禍後世、有如兆宋之南遷、安石為罪魁、安石之謂也、一言喪邦、安石之慎擇安石之惡、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

后、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淩遲也是非猶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

作宋名臣言行録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大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

詆新法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亦名臣與安石並列則是石可與正卯同列孟子可與秦檜班乎

今著名臣録自擬于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可與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其徴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册之間乎朱子平

吁皆為忠臣崔杼與州

可與少正

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乎陳壽名臣録公之進安石則未有貶也公與安石又不通之甚矣然通鑑書丙吉有牛喘之譏温公之進安石則以其為護細行有經人之見同馬者也

而天下後世雖見童走卒未有一憎而知其善也一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群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彦回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

汗、見鑄鼎之象而
歎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
長、遂怒而擊碎之、
尊崇之、何故、史得
起公九原而一問之耶、

劉
廬陵劉須溪辰翁會孟、
下俱有批評、三子
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然、士
人諸詩、及宋蘇黃而
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
張孟浩贈須溪詩云、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
辛、已、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蓋宋亡之

元成宗大德元年
丁酉宋亡已十九年矣

後、須溪竟不出也、與伯夷陶潛何異哉、同時合志者、如閩中之謝皐羽、徽州之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峨眉之家鉉翁、自以中國遺人、不屈於元、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效、深矣、附須溪丁酉元夕寶鼎現詞云、紅粧春騎、踏月花影、千旗穿市、望不盡畫樓歌吹、舞習香塵、蓮步簫聲斷、約綵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喧闐且止、聽浔念奴歌起、又老猶記、宣和抱銅仙清泪如水、還轉盼沙河多麗、滉漾明光連邸第、簫影凍散紅光成綺、月浸蒲桃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芙花

撲碎、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成霞、但渾重撲溪上、羊羊人共梅花、

義熙東晉末年號

元嘉劉宋初年號

帰来到春時欲睡、又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裡、与成宗大德元年、亦淵明書甲子之意也、詞意凄婉、與麥秀歌何殊、

尹濟翁壽須溪風斜、朝衣熨貼入杪詞云、名曾聞幾天香在、如今但彈指蘭閣、不是柴桑心遠、等閒過了元嘉、

長生休說棄如瓜、盡日自無涯、河傾南紀明奎壁、長教見壽氣

元有天下已百年中原士庶皆祖父未食毛踐土公去而為
史徐舫刻劇基宋濂不登
參也

嚴曜字、高士、州矣、牛、信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
也、其事僅見于寰宇記、侯晉伐蜀本紀、應
見于地志、
以見示不用于世也、

隱雅州、見蜀
四皓同徵而不
出、見海録碎事、摯虞
招之不從、
山、司馬遷以書
其風節又
不與光武交、
志不與光武交、
往訪之、荷蓑笠
今豈必乎、

園初有

欲徵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

與曹操全忠同為逆謀非一日矣其靳九錫惜一卿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

奥全忠殺之曰焉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或及

為不宜又刼遷昭宗于洛陽竟為曹所害全忠除一

唐裴樞已成矣一旦受九錫或乃以之薦為相乃持之不

苟或為

或裴樞

曹操謀主弒

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況大者乎、遂逞其忿以逃而堅不與、必疑曰、

或與極不恤細者如此婦私一惡必許其竊貲賭博欲薄取以償債、戲

未有隙也、一夕惡少是攵以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

惡以曰、殺之、或與極類之矣若以或為仁極為忠則此婦亦可為貞

王遵在江東發評王遵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千年生聚之計、陳頤

殺之、或為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為愚也、黄

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敉周戴不肯救
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
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樂
葛陂湓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
不能辭京師日當親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
與遵稟平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而胸懷異
謀觀敦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汚
之敦死後遵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
言大將軍昔日為桓文之舉此為漏網逆
臣無疑徒

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輿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皆有共論與愚見不謀而合因觀黃東發之言昔人已有共評矣不厭重著之

楊輒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晉有楊輒不起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親駕往視而向天沸地湧何傲耶道集曰昔舜優游薄衣禹造匹夫而長美莊光管寧不應晉氏皇甫不屈晉代豈

可令史無隱遯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揚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故表出之

賈易

賈易言蘇轍制科試文謬不應捨而濫進是時轍方君相而易不合于濫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至

猶曰諫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朋獨不覺其然陸贄對德宗曰幸

補

陸贄對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朋獨不覺其然陸贄之

對婉矣而未盡也爰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温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于身事時時妨賢病國無片善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及人時君倚杞之為人無寸功以成其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改過當如太甲懲

族誅不足

同定杞之

幾臧幸而

保朱泚之

不久終則

致朱泚之

篡立車駕播

遷宗社

犯蹕者

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
鳳鯨鯤為龜龍也
不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哉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
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
而徒屢疏其言也
不至賜孝經一卷

陸贄于公異露布為德宗所歎賞陸贄忌其才誣以家行

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子房何曾忌才如此、

趙普宋之奸臣、始于趙普宋之多奸、何也、曹翰欲取幽州、承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必矣趙普亦知翰能之、而隙取之、而逢國多嫉嫺之心、蓄于內、阻抑之巧形于口、太祖亦承五代之弊、畏時惕日、故從其言、而金元之禍、中國人類、幾絶中國之地、幾爲金國之牧馬場、皆普一言喪宋社稷、而兆數百年之禍也、其諭金匱之盟、罪猶在此

下采

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次公受孔文舉次公受管幼安蓋氣
質各相類云

半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
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能令必行
鞅商鞅又仰思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欲學孟子變法則

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于、其政、有君子之況、鯤浮魂、當咲于九原矣、其歸金陵後、如此、孟子曰、常出乎害人、而未始作龍賦于喪已、而何嘗害人、其或害人者、乖龍也、公其秉孽龍乘龍之詞乎、然竝其言論之已、其自解之詞乎、然竝其言論之着、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已、何嘗喪已、其或害人着、孽龍也、龍能存身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是欲涸梁山泊為田之餘意、其退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曠望、

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詰自明嗚呼多言祇誤後生此豈兎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毀其臂也後詩曰勤業無成歎息晚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之所為而公為之不知何見以斯人而從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杜伯度非杜度也祀孔廟汚茂極矣宦官宮嫛之流為寺捨田為供乃又歸田其自賤又豈兎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賤其臂也後詩曰勤業無成歎息晚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之所為而公為之不知何見以斯人而從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杜伯度非杜度也祀孔廟汚茂極矣宦官宮嫛之流為寺捨田為供乃又歸田

名也、鞹公、亦誤用不如用曾有諦名、文王名發、詩頌祭文王之廟曰、克昌厥後、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曰、禮臨人有禮、周人制之、一之曰言、若祭得歌曲禮曰、詩書不諦、臨文不諦、由作詩不以為諦而得諦名告衆史官録而不諦、知于衆仲、以避魏武故以字行也

元孫某甫、獨諦者、盛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金縢曰、武成曰、周公壬

名、口改、甚、武成、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

曰甚、既讀之後、史官招録、依王而讀、遂即曰甚、衆人宣訖即録、故曰而不改也

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古呼沼、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冦、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簡、白、

古彈文曰紙為重黃今御史曰紙為輕故簡即其事問之亦不知也簡以聞

岳武穆宋贈鄂王流涕闔棺如身雖已死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行議禮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卮身奉上之文合兩言節其一慮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

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

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之誼當稱忠武為宜今天下奔祠皆稱武穆兆未定

苟卿以荀卿李斯吳公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為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信乎人之賢否在乎自立不係乎師友也

司馬溫公墓銘

范蜀公景仁作溫公墓銘曰皇我宋神器之重而

懸寧初姦小遥縱以朋比以
下諂諛險陂狡猾以唱和雷同謂
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為誕謾
于中乃寘不足畏謂
萬國未克乃斥遠侯投凶誅鋤
厥終凡數百言皆指懸寧姦卹之
李文正公樂府碑可毀亦可建盖棺事久乃
姦黨碑但見姦臣傳信矣予友薛君采蕙嘗
易曰小人弗用必亂邦也夫小人之在位也
祖宗之法纂逆欲以姦奬以變著論云或有創
基禍亂

以召社稷之釁、怨毒以失億
國家之計、行貪鄙
之路、布私
群小之黨、故
雖然小人
以成
以敗天下之
也。
也。亂從之而
不從之
之在位
者、姦弊作而
舊章壞矣。
生
及其
去
也。亂之生
逸欲入而
人心離而
國勢危矣。
君志荒矣。
而國本搖矣。
大計誤而
事机失
風俗敗而名
教頽矣。君
子遠而正
人盛而
禍變滋矣。故
道微矣。小
人
不惟兆亂
于一時、
又將遺亂於
無窮。有國
家者畏小

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慎也冢宰羅整菴云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氷

唐之禍亂本于李林甫宋之禍亂本于王介甫李之禍唐本于學術不端王之禍宋本于學術不正二公之言其亦有為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王翌鄭條

世注史

裴杜之字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裴氏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駰字龍駒注史記悼

王翌、同
文、張
陽修前、今人
文成負徐有
功
穿二江、今但
知有李永不
知王翌、鄭
條也、

躡虎尾
而莫驚觸龍
鱗而不懼、鳳
跱鵷梁之
金魚
豹
變豺狼之
間
忠能遠害、愚
嘗謂為大將
者為
內
直
以

太公望
易
為郭子儀
難
輔幼主者
為周公易
為
孔
明
難
為刑
官者為皐陶
易
為有功難
誰謂後世
不及
古
人乎

粥
飯僧

五代李愚為相誠非
矣、然其貧至無屋、又
如哉、後世欲依古以創
勝、倍于傭、欺君誤國、
后、季倫、燕月堂格天
閣、虢妻納女、
帖木、又皆
粥飯僧之罪
人也、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
出来、此正
論也足以
全刺秦檜不克而死
亦本于文公
遺意也、近
有人語

慰忠魂于地
下矣續綱
目書施

王安石

當於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俗見也乎、

目前、以為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全像、坐于檜上、持刀斫檜、庶為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璟、諸賢、以為社稷無擔石及：

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愉人乘閒之患、遺言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則薦宋璟、

盧懷慎為上相家無擔石及：

于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于門外、亦當鑄施

伴食

王安石其弟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遣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王安石其弟安禮安國及婿王雱字元龍王旁字元鈞王棘字元渭王回字元度王向字元恭王深甫字元泽王純甫字元鎮王令字元道王秀字元賓王益柔字元履王益恭字元禮王益祥字元吉王益之字元若王益彬字元文王益謙字元光

有限偽之亡不在安石或乎狄偽即深朝夕迷人心樂天豈怨狄哉

歐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不能相而相者古今一轍也人皆曰必不能相而相者古今一轍伊尹也自知其必獨曰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轍鄭五之罪人也嗚

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卒而在王旬樂天詩女妖害猶淺人眼女媚害

與張魏公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人、

名允文

呼、伊尹吾之初相、獨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際不入憬、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

黨與以持之、際之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賢而進退如此、其退而速去、其退甚明也、

不謂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際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既相、獨致仕而相、率植明也、

稱之遂大顯揚雍
序虞公奏議云余公無人發其
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
十萬者功儒默忘者猶石之戰以七
輪對面奏金曰適然豈知必叛盟兵必
興辛巳之前已因必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倍
兵必出淮西奇兵出乎衆人之表矣及金敗
其先事之識已絶從臣集議公獨言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
行及遣公勞卽采后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
合云尒

激勵諸
呼非匆
士氣未
必忽其
窓而不
奏趵也
余切妄論宋
朝多議論
少成功雖盛
時猶然
歷見于
駕還行都歷
乃徐請車
設備于仗
州其他區畫
悉各精
也而曰適
然可乎自昔
易成此儒績
中素所畜積
忠誠足以
動天地感人
心而作
破敵于俄頃
之間鳴
將施置于倉
卒之餘而
帶當其
危者也彼不
以愧爲而
又忍短毀之
乎丘文
危中興
以来前有張
魏公後有
虞雍公為國
家任其
也況積
習消靡之餘
夫人皆喜
逸而惡勞圖
安而懼

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柔石
周瑜王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
瑜有孔明為犄角而允文隻手也
矣可謂不易之論
王欽若
異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
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
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
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

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未）韓論文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昌黎云陸之務去蔓乎其難哉惟陳言之務去蔓乎其難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文不屑為文（文）其不工也過矣節宋人語録又號於人曰吾文粟則誠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之曰哉

李
耆卿評文
柳如泉
余
唐人余
崔豹蓉
表淑太
蘭王九錫作
送窮文則
揚子雲遂貧
賦、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
柳如泉以末久易泉、江可也、
知古論退之
文
知古與歐陽
生論文書
云韓退之作
論舊名作毛
穎傳則
原道則

孫何稱
韓退之遺文
與大夫
種書意出千
古理振

韓退之擬范
蠡與大夫

群賢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梧桐而已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逸多矣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上無為而無不為於親事而有為為于用臣柳子厚演之為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凡數百言得奪胎換

骨之三昧矣

稱王半山評歐文云如日星之外者爛然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如長江大河而下而上也其逸駛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積于中者浩如淵泉之馭至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韻逺流六騷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怒而江河流六騷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胎蝦寒鱉鱠鯉毛鱉鱠鯉毛詩舊句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鳧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饌用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文寒鷄寒曺植法益鉄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曺植釋名韓韓寒與韓通也王維老蒸麑劉熙將行匙令鳴鷄為正古字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為不知者

改作吳軍、蓋越甲軍、君似是連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韻也、雖豈謬至此耶、按劉向說苑、越甲至寥門、寥門秋吾之曰、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

古文之奥

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軍左請死於囿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而出始知改者之妄

孔子出使子路費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夜月正離畢也

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賁、雨具、孔子不聽、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雨、昨莫月離其陽、故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於此、文益蘊藉、如莊子九

諸家地理

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鮮蘷蚿風三句而其三、又孔子處、故不說盡而說淵而止、其三、又蘷憐蚿、憐風、風憐目、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憐心、止者自能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
志、次之則酈道元水經注、
州記、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
操定州之、劉表、陽望、徵、
暢、記沮水、幽勝云、稠、
有落勢、風泉傳響、於、水傍生、
上、遊、青林之下、凌、
者常、巖猿流聲、堂、交合、
若、目、於、玩情不給、
賞、若、斗二、嵷傾岳恒、
人神遊八、極信音筆、
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
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
江陵一日、還杜子美、

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

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

歐陽公非非堂記

詆訕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與其

上者子貢曰惡許以為直者如歐之言是以

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遇而數不可

毀而揚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

之善也大

短悪悪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
百非此近厚之道也
肖之志得矣試取韓
公私高文公原毀
何所不至其不流于
小人之歸也幾希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
亡人之城又劫天下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
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
耶讓誠

孔子見人一善忘其
如歐之言則訕訐之風
一篇觀之其
威而不立心之
鼓隘穿

國士也曾不厭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丸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于燕太子丹共兩人者汚隱囚馬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不妄顧知己曰有待與讀孟嘗君傳同閔紲矣

味此文何讓史記乎

露蕭雲

宋書符瑞志榮露騰軒蕭雲掩閣綿書云榮光暮河休氣四塞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謂祟露尚書大傳

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温子昇詩桐華引仙露桷彩麗

卿煙皆用此事文人好奇如此

歎馬角雪窖氷天之不生兎

朱弁曲洧舊聞卷之宗文

佛經、草、歎馬、雪窖、攀龍鬚、薰

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搖征轡

又用江淹別賦閨中風暖、

也、

舜

梧

尧

柳

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有見文選者

國士也曾不厳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于燕太子丹以兩人者汚隠囲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伯以待世之士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関紐矣

蕭宗輪

榮露騰

是謂卿雲温子昇詩

宋書符瑞志榮露軒蕭雲掩閣綿書云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謂榮露桐華引仙露槐彩麗休氣四塞榮光暮河尚書大傳

卿煙皆用此事文人好奇如此

歎馬角之不生鬼雪窖氷天消雪窖攀龍鬚而莫逮泪洒氷天

朱弁曲洧舊聞徽宗文

也

舜梧堯柳

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有見文選者

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淹別賦閨中風暖、

佛經云草有香氣能逆風聞薰江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

宋文帝　望　愛命頌南通
徐陵侯　杏瞻浦　舜梧北平尧
喜萬鍾　杏敦耕瞻浦　柳其句極
春鷹始轉　且籠筐秋蟀載吟　工且新
西都賦　招白閒下雙　鵲掄文竿出　比目二句為對句
閒猶黃　閒也弓琴之　閒為鶻非也　禹御覽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
明　文選以　駝使

木蘭辭顧作鳴非也明馳唐制如私發明馳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縱因論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因其說卓矣然予考縱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嚴嵇後魏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為美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借明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揚

或改明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也

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一也

也誰昔字易貢其文人罕用惟司馬温公長公主制詞云帝

妹中行周之尊主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

服亞正后貴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

四六者耶宋後拚三洪矣豈不善為

茶夾書燈二銘

程宣子　茶夾銘曰　石筋山脉鍾　異于茶薦含
啓雷車　采之擷之　収英斂華　蘇蘭薪桂　雲液
風兩腋　晁無咎書　燈銘曰　武子聚　露芽清
映雪雪　固易消　螢　亦易滅　惟此　銀釭不疲　其
緑幕永　久煌煌　経　史在右　子集　在左　如或不
燈火余　少讀書　每　久煮茶　書此　二銘於座右
不復夜　讀茶亦以　脾寒而廢　書此二銘　以儆
世說新　金　谷序　語謂王　羲之作　蘭亭記
人以方　金谷　序羲之　同好

元康晉惠帝

一本無有字

一本衆賢

一本衆賓

一本令馬鼓吹

一本通奏

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録于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載）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奏（在）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

不能着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着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蘭亭記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詞、故自不獻節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遥遥、卽鄴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

嘗莊子吾
以為復矣
無糧我無
食後漢書食
不充糧在
今人則

廬山記

慧遠有廬
云風雲之
所攄江山
之所帶高崖
仄宇峭壁羣
萬尋幽

廬山記文多
奇語唐以下
文人遠莫
能望如

衡山縣志
遺逸門一
段云唐寇翁
與謝觀同
在崖裔

五色賦記

盈減經水
旱而不異
溢語尤奇

甘泉湧出冷
暖與寒暑
而相變

孫門下以
曰曉入梁
王之苑雪
曰君胡不
作赤賦豹曰
孫臚唧
曰孫臚唧
目座中一
客賦青
孫之別南
浦芳草連
天一客賦黄
雨漲春流
衛青油幕
之前沙含夕
照文山
詠月明千
里得白之
神曰火曰
血不免著跡
且燎原
事與田單
豹謂觀曰君
滿群山夜登
庾亮之
樓用明千
里觀謂豹曰
燎于原武
王伐紂之
年血流漂杵
夜失踪達磨
面壁以
来九年閉
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
庾亮之
田單破
燕之日火
何佳語對
白賦有

不相干、
三月延一客改之曰、
宮延焼照天燭地、及十日
起而建標、杜牧詠江
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緑、
韻又賦天台景、並出秦
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黒賦亦非佳況今別
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蠓陣陳閣之迎張孔
翎

黄棘

薛符溪楚辭悲囘風
枉策盖秦楚嘗盟于
是黄棘之盟楚禍所
始朱子以黄棘後懷王
再會武關遂被執
麈荆棘之辭謬矣

怒字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
而驟莊子草
木怒生又說大鵬
之雲林希逸
曰莊子
字王介甫詩山木悲
鳴水怒流此
面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赴救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清霜王勃滕王閣序綵電

文章狀物

流傳妄哉

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

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之良有以也使勃與

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閻世

奇才杜韓並

指點

秘舍南方草木狀云檳郎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耿耿耿如羽扇以掃天一俞益期與鞏康伯牋云檳榔生交趾其狀如竹筒葉如竹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仲似黍其實似槲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丈葉聚樹戟戟動似舉朋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薔薇實如栟

櫚葉如丁香根如胡荽形圓、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雪漿液甘餡如醲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盡去矣、此物傳神也、傳胠瓣譜云、瓣鬲眼盪足、軀腦綢腹、其瓜類拳丁、其生於濟鄆者、其色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真如繪瓣馬、宋以後人豈能為此等語乎、

縮膜如紫綃、瓤肉瑩如夏

旅

教陶孫器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淵明如懸崖採菊偶然得之謝康樂如芙蓉出水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瑯琊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鐵騎銅丸走坂駿馬注坡自樂天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悴

流光自照李太白
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
恍無定處幕遷之
如棗沙背水惟幕信獨
補多欲孟東野
如埋泉斷劒卧壑
寒松張
籍如優工
行卿飲醻獻秩
厚如高
秋獨眺霽
晚孤吹李義山
如百寶
鐵網綺
流蘇千絲
密瓌妍要
非適用宋朝蘇
海變眩百
怪終歸雄渾歐
倒連滄
東坡如
屈注天潢
可施之
珊八璉正
宗廟荆公
如鄧艾縋兵入
蜀要以
險絶為功
山谷如
陶弘景入
官析理談玄而
松風之
夢故在梅

聖俞如閑河放流濁瞬息無聲秦
終傷婉弱陳后山如
求識賞韓子蒼如
聖安禪自其他作者未易
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蘇李五言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
蘇文忠公云蘇武李陵之詩非
謂在長安而言江漢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諱疑非
本作予考之始不然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

之目、摯虞晋初人也、其文章流
雜不類、殆是假托、非
斗考之、其来古矣、即
曹植之流、殆能之耳、
杜子美云、
李陵蘇武是
吾師、子
成、尊之
醉耳、

美豈無見哉、東坡跋
黄子思詩
云、蘇李之天
作者、一時
鄧蕭統之偏
亦至矣、其
善篇、有足
悲者、以
人張衡

・王摩詰詩遺詩

王摩詰詩
今所傳僅
六卷如輞
陰閣小雨深
院晝慵
開坐看蒼苔色、欲上
人衣来、一
首見于覺範
天厨禁

巒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
句見于董逌畫跋而
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張旭詩
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
一詩陸子淵為余誦之所謂春草青
春草帖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
餘邊城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可
謂絶倡余又見崔鴻壚所藏有旭書
詩其一
桃花磯云隱隱飛橋隔野烟石磯西
畫日隨流水洞在青溪何處邊其二
船挑花萬里有求其

客云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為輕陰便擬歸縱無雨色入雲深亦沾衣其三春遊值雨云欄列清樽江上烟雲向晩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欲尋軒園字画奇怪擺雲捩風而詩亦清逸可愛其四好事者模為四幅懸之

杜牧司詩

杜牧詩畫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李涉贈盜詩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君可謂婉切劉伯温詠梁山泊人言暴客此分贓飲泉清節今名元未貪吏亦唐末之比乎漢臺累土成梁山獨擅名記云此皆刼盜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意皆祖此

崔道融梅詩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詩云不知寒方盡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有韻清極

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救苦初含雪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如解意容易莫催殘因詩思古人詩文前代不傳或又出于後未可知也如蒲城縣已為人擊斷正德中劉東皐謫居蒲城乃鐵攘束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為雷所轟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為一尚可印摹○吁亦奇事矣

陳文惠　陳文惠公詩江詩云平波漸ㇾ烟蒼蒼菰蒲總公尧佐吳

熟楊柳黃
于其地立
尚敢和耶
涵一萬家
曲盡東南
陳孚遠詩
元陳孚遠
不見人隱
劉後
村三詩
櫓識者以為
不臧王維

鱸香亭和者計百餘
堂詩云苕溪
明中夜聽洞
庭漁笛隔蘆
花二詩
之景後
之作者無復
措手

岸不去忍西
風斜日鱸魚
香後人
人皆不及也
清淺雪溪斜
碧玉光
帰渡頭動津
鼓煙昏
帆絶
句云日落牛羊

劉後村集中三樂府、效李長吉體、人罕知之、今録於此、其一李夫人招魂歌云、秦王踏玉兔、回頭望柱宮一點、香髓露粉紅淚入星河翻鵲橋、素娥刻襪踏雲雲帖妥燕釵卸小蟬鬢、花點衣碧成水、其二趙昭儀春浴行花双一耳緑繩衣汲露桃蘂青桂寒烟湿不飛玉龍呵暖紅薇水翠靴踏雲雲帖妥燕釵卸微香絲鬢小真天人紅梅犯雪歌一梁鸞錦屏風畫水月引香綃護瘢蝶其二頸嗄蘭葉劉郎散却金餅歸笑鴉鵲抱蓮夾擁頸嗄蘭葉劉郎散却金餅歸笑其三

東阿王　帝遣纖阿控紫鸞　嵩低下海露漿翠衾
紀夢行　坡玉鳧吐麝薰錦窠　如席曲房小
月青　紅鞘金鐙吞漏不入　衩釵淫裔云
白相思一夜　詩　碧桃小核生孫枝精移
貫地豚　君臣一德盛熙寧厭故趨新用
侠豈知　平齋挽荊公　云宋無詩也
奏議出唐胡　神駿屏山知　三詩皆
掌中大地　六経只怪畫　山重結
山河舞杏底　圖来鄭　三尺生
中原草

木醒、養魚、禍胎身、始去、依前鍾阜向人青李、文正公

曰、此詩五　元洪　十六字、

春秋也、　二子題　

山詩　嶽詩、東　州、死、愛華不　注、向在陋邦、何足數、

元、遺　山北、　斷岸何緣比、

敬亭不着　謝宣城、　天姥言山水、在通都、

易得名也、　洪震老題　淳安東　泉山詩、通都大邑人、

爭馳一泉　一石小　亦奇雲深路　絕無人處縱　有佳山

誰得知言　山水在　僻遠人不知　也、二詩意絕　相類、亦

瀛溪詩

瀛溪集、和費令游山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也、

謝皐羽詩

謝皐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厲地時清終汗流字、

有幾人歸、

住山人、為懷山之言、暗行媚牧云、盡道廛勞皆可息、青山歸去好、青山曾

杯影龍蛇
分渼楚楚
鷁鶂淬光
雖不語楚
何楚舞未
終聞楚歌
人起舞
此詩雖使李
國孤臣泣俘
本為楚
李賀集中
謫一篇不及
虜君看楚
中有楚人
亦有鴻門
此遠甚可
舞如楚
為渼舞
揚廉夫樂
府力追李賀
當心服
亦有此篇
愈不及
生雲起如
葬神龍下
宿藉絲孔明
月魚腦滅
云太白八
人倚棹商
聲發洞庭脫
武昌城鼓絃
行秦淮沒日
如沒鷁白
波漾空
建業水
云水花

明河道、
上無啼
西傾、欹
云牽斗
樹、律詩
如驛花殘
田、山兎下、
船、隣遖燈
青、暗光珠
河、雖未忌
望開元天寶
之蕭牆而
斗掛秋
氣近樵
宝甬送、
花冷碧
茅屋、野鷄啼、
芋蘿戍近
索卿夢戍
邊回榮閑
當太白藥
淚滴相思
作秋草婺女
鳥、俠客歌
含草青拭吳
飛廟下蛇
白夜髮睹、野
鈎入匣鳴、
風吹空巢、
交州夜氣
浮秋井陰
波濤在孤
吹杜荊離
歌入夜斗
效孟郊體
風鳴析江
夕蘺南
閒花消下方
可以援長
城頭玩月

慶寶曆之
　、睨日
余嘗登眺
如咫尺、日
斜日横分
渭、字、後一
入、睨、日、遂
奇句也、

黒雲改作睨○日○對渭虹愈光曰渭虹睨日、古今

上座矣、
山寺、見雨
射其傍、如
謂切景、張
子日方中
霽虹霓飲
朒睞、得句
云、渭虹下飲
渭水、明若
玉池水、刻盡近

唐李賀鴈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撫言謂韓退之韓賀以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讀方倦欲使閽人辭之開其詩卷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方黑雲來帶出見宋王介甫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二公去不為是予曰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圍城城必有怪雲變解此意矣予在滇值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雨之句重黑雲如鉄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

艷雪

帝應物答徐秀才詩云、清詩舞艷雪、其工緻而艷雪二字、尤新又五絃行云、如伴流風縈艷雪、更逐落花飄御園、又樂燕行云、艷雪孤抱瑩玄氷、極羅起徘徊、屢用艷雪字而不厭其複也、或言艷乎、予曰、曹子建洛神賦以流風迴雪、比美人之香非子美不能道也、抑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也、竹南浦詩

冠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

江花泣微雨

唐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于傳奇小說神仙幽怪以試擧一字千金者傳於後而其詩大有絶妙今古一陵一夜雨腸斷木蘭

二、卜得上峽日秋来風浪多巴歌又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

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宴梨花寒食夜深閉

翠微中又命茂無人茂茂、含嬌何處嬌徘徊細花上月空

銀床又

庾可憐宵、

律詩當句對

王維詩、門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謂之當句對、隣巖維詩、

忠簡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筆硯間、武穆詩、

宗岳二公、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絶云、烟遮想無暇也、

晁白初寒雪日映斕斑、節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庵柳、

綠如織、映人家又、

云楚嘗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

不紆、坡
僧寺詩、有、潭水寒生、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
不過如、孟、浩然、其可謂全才乎、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来就菊花之句、刻本、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公湖南
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泛、或作對、皆不同、就
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詩亦有之、崔顥王壺、歸去就
清酒就、君家李郢詩、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早晩、黄家亭子、而古樂、
鱸魚、杜、工、部、詩題、有、秋日泛江就、

府、馮子都詩、有飫我求清酒、青綾係壬壺、飫我求琊
有、金盤鱠、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関山
杜詩関山一點同一點、點字絶句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
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今書坊改點作照、
小用其意、赤壁賦云、山高月小、語意索然、且関山
同一照、小児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
証、

柳枝詞

麗情集、載潮州妓周德華者、劉采春女也、唱劉禹錫柳枝詞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到今朝、此詩甚佳、而載劉集不載、

門、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堦、寃家今夜醉、

門外猧兒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瞳時、

小鬟前輩言、觀此可知詩法、或以問子蒼、曰只是轉摺多、蓋八句而四轉摺也、

五言律起句寔難

五言律起句之淺學出也況全握是以道徒知宋子京之舊本亦不知禿節之字所

蘇武以禿節效貞本為正也慎按杜公正用此語後人不知改禿為節新改詩一卷見書旬多乃是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張衡傳云

但以卻不似晚生不

是以道家歸乃是禿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握節漢臣

流日夜客心悲未
雖森嚴而之高古
工者二酒渭受江
柳入江樓是也語
誠工而氣哀颯余愛柳
吳均咸陽春草芳秦帝
復驚梅梁元帝山高巫
峽長垂柳
音與

央雄歷千古矣唐人多
以對偶起
宋周伯弼選唐三體詩
取起句之
清餘酣漱晚汴又汭天
清更愁風
揮汀洲是
搖衣裳又

城杜子美將軍膽氣雄
南有小山其間王維風
復垂楊唐蘇頲北
風吹早鴈日
日渡河飛
張束之淮

月湖

水平涵虛混太清
以為法常應物蘇州郡齋燕集首句兵
何必效晚唐孚伯弱之見
郡齋燕集詩
雖律律也而含古意皆起
句之妙可
也

詩話稱帝蘇州郡齋燕集首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遥池閣涼為全篇每恨其結句
云吳中盛文史翬彥今大藩地豈曰財賦強深為未稱後見宋人麗澤編無
汪洋方知汪洋一代絶倡余讀其
後四句三十年之間與弘山楊
從龍欽讀之以為
千古一快幾欲
如貫休之撞鍾矣

螢詩

唐劉禹錫

秋螢引云漢陵秦苑遥蒼蒼陳根腐爲螢光夜空寂寥金氣肅千門九陌飛悠揚約綸輝映鑪星噴燈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吹半明滅金鑪高麗果盈遊珠網斜壓璇題舞羅襦定招搖垂裙承露掌前轉仙掌捫市諸生夜對書北牖悦禄衣擷芳不倦樓上拂香塵窓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中郎騎省悲秋風銅雀人歸自入簫長門帳空来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歩嬌女爭天生有光非假遠近低昂暗

漢宮千門萬戸

先徧撮蚊妖鳥亦夜飛翅如車輪人不見宋
燭燭行云碧捂含風夏夜清林塘五月初飛
王簟起涼意一點秋心從此生方池水深涼
下輝輝亂擾碧凝幸曰簫捲到華堂不畏人驚
波影落金盤月中露銀闕茫茫玉漏遲年：
愁思長門怨妾不成寐團扇美人還賦詩避
人語悄蘭下撲来羅扇小已投幽室夜分明
星天未暁君不見建章宮殿洛陽西破鬼頽
垣今古

張文潜
螢翠屏
雨集上
照涼久
液池上
為爾足
暑風廊
殘

悲荒榛蕪草無人跡
滔二集今不傳余家有之蕪爰
斗昔年余寓居大理三塔寺榛莽滿目飛螢
白晝余戲相從諸生曰車轍見
帝見此不必下詔搜索矣因作二詩之云故
欝栖連隱隱龍宮燭燿然濛晴零雨東山下
風南陸邊流螢篇云況沉
可憐合單輝玄夜可隨隨煬
玄夜景微惜紛華簇峰
茫氷簟銀床漏未央誰家院落非
天燭何
處園林不
夜光夜光
濃露洒天
燭涼氛瀉陰
火遥穿

翡翠簫、流星近度鴛鴦、此時蟋蟀停沸聲、長門團扇斑姬闥、防阿房捲衣秦女當爐、燼酒半醒、為見流螢思遠道、后屏蘇武節、羈宵征、共際鋼萬戶競高低、拂檻縈廊、亂復齊、碧汲映水光、初迴綠逐薰風舉、始見昏連萬戶星、更看夜照千門雨、千門歛愁眉、何仲默流螢篇云、廣儲六宮、拾光彩、不敎賤妾、環字、鴈帛啟勤織錦詩、顧滉逢君、掃蕩子從軍向月支、閨人對影滯秋期、蠶書宛轉連、河白如、救不理、卓女當爐、酒半醒、晞曉望長、羊惜芳草、暌矇看雙星炯不

柳棲烟影乍迷水光烟影飛還歇肯使炎精易淪滅
帶火終須避太陽含輝却自親月流
玉堦閣見螢流貴嬪羅扇開香匣侍女珠簾一葉秋
樓誰家怨婦縫繅素當窓忽見流螢度蟋蟀
琴寒鴛機暗孤燈莫螢飛螢度自年年却笑明珠
按劍前莫言腐草無生意莫道寒灰不再然還將斥
鷃鵾鵬語三復莊生第一篇何仲默抗籍杜詩不觀
餘家其於六朝唐未數數然也與予及薛君采言、
及六朝初唐始悅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螢二篇擬之、

然終不若其效杜諸作也如此篇明珠投
斥鷃皆與流螢無交涉可以知詩之難矣
新歲芳梅詩
梅樹繁苞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
小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来比後庭中
天然雖太白未易先也既不用事又不拘對偶而工緻
平梅花詩
天然雖條可憎而香影無味安得誦此詩被宋人見梅枝後也梅花詩作壞令人
徐陵陰鏗江總諸詠一洗梅花之辱乎
及梁元帝

梅花詩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徵之韻度獨蘇通東英矣予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一篇迴出群臣一絶云人家後一小源水業花無數開毋辜三歲預喜僊遊復摘来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選此者未之見耶不之識耶

蓮花詩

張文潛水宮僊子蓮花詩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
詩翠蓋佳人臨水立擅粉不勻香汗濕一陣風来碧浪翻真
水宮僊子闘紅粧軽歩凌波踏明鏡杜衍雨中荷花珠露落
娘歌菱花烟裊垂鳶結爛學宮絶妙又劉美中夜度粧匀賦
影蕭蕭一抹踈雲對斜月笼平粧仲江南曲風吹涼髪烟
一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惆悵汀州日莫時
斷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収宋人詩

不必觀詩也余吟久之、
余一日書此四詩訊之曰、
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觀宋人之詩也仲默沉
吟久之、曰細看亦不佳可謂倔強矣、

學詩者、勞動輒言唐詩便以為好不
學詩者如薛逢豈乃盛唐之晩唐亦有數等、
有極惡劣
者、如羅隱杜荀鶴晩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者、望羅
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箇禰衡容不得、又
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昨夜

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饑貓窺鼠穴饑犬舐魚砧又如莫將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俚人方採以為詩法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之一體也如今稱燕趙多佳人其間有皴者耶抵亦唐詩之一體也

燭剪詩

元武伯英詠燭剪詩啼殘玉蘭心吐豁落春紅燕

寿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種可乎

尾香為一時所賞

國朝古廉李公時勉詠剪刀詩

錦裁時燕掠霞溪院響傳春晝

公之直靜小樓工罷嫵媚如共

宋廣平節清聲而詩信乎賦梅花者不獨

也

元天目九

言詩

山釋明本中峯有九字梅花詩云昨

夜西風

吹折中林稍渡口小艇滾入沙

蹙影橫斜暗上書窓敲

灘坳野樹古

半枯半活幾

個撮蓓

梅獨卧

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縦使清香故不可言敢又後四句有齋飯酸餡氣属余作一首乃相思忽到盡仝窓下来歌

新把詩嘲池南唐文薦錡謂余曰此詩不佳影月微陽回緑萼梅蓝早傍南枝

妙也縮手我愛

玄冬小春十二十四番花信催近觀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砕玉淩風墓

樓三弄吐雲笛無柰酴醾花詩云天將花壬國艷殿春色酴醾洗妝素頬

相追陪絶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横斜照水換先

梅瑶池董雙成浴香肌露竹林秘叔酔玉山頽風流何事不入也詩亦有思致以李花為不韻甚切體物前人亦未道破者

五字詩曰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也景王曰如此可以五字為詩誤矣

夜

太白詩句法

太白詩句法、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殊非變幻、琮詩晩日低霞綺晴山遠畫眉青青河畔草、孟蜀韓偓秋風夜卿時亦祖太白句法、不是望字、愈出愈奇、又云水國秋風夜

唐詩絶句誤字

唐詩絶句誤字、試擧一二如杜牧之云、十八九里鶯啼綠暎紅、今本誤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鶯啼綠暎紅、誰知湯若作十里、則

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又寄楊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不可輕改也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

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又寄楊州韓綽判官云、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不可輕改也、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

草木不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

草木不凋自是常事、不必說也、況江南地暖、

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余戲謂此二詩絶妙十里鶯啼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不可輕改也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

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

寄揚州人者蓋厭

山明月、玉人吹簫、不是一套事矣、余戲謂此二詩絶妙、十里鶯啼、俗人添一撇、壞了草未凋、俗人減一畫、壞了甚矣、不可輕改也、又如陸龜蒙、宮人斜詩云、草着愁烟、似不春、只一句便見墳墓淒惻之意、今本

淮南之搖落而羨江南之繁華若作草木凋則與青

寄揚州人者蓋厭

作草樹如烟似不春草樹如烟止是春景如何下得不春字讀者往往忽之亦食不知味者也絶句一絶起于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嶺秀孤松是絶句者一絶句也或以王維詩柳條拂地楊明輝冬鳴翠柳實祖之暗藏猱子栢葉初奇峯秋月兩個黃鸝鳴更長藤花欲不忍折松齋養鹿翳香栢稍雲從亦有一首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基散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

家皆共体也樂府有打起黃鶯兒一首意連句圓未嘗間斷當參此意使有神聖工巧

東杜工部和裴迪登崇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

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兎園

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在揚州枚遜傳無揚

標節原驚時寔是梅衙霜當路發暎雪凝寒開枝横

却月觀花統淩風墓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来杜公

以裴迪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比之又以却月淩

風、皆揚州臺觀名耳、而謂東閣官梅者、乃揚州有東閣也、宋世有妄人假東坡公名、作杜詩注一卷刻之、一時爭尚杜詩而不知其僞也、其注此詩云遯作揚州法曹、為揚州梅花盛開相對彷彿終日、按何遯未嘗居洛陽、洛陽乃魏地也、既居魏、何得又請再任、請于梁孝王、請於魏乎、其說之脱空無稽、如此略哉、史册者、知其僞矣、

近日卽不誤後學耶偽蘇注文莊賈乃手抄其註入言律一聯尤可笑蘇李始有五言古詩而楚襄王時上頭為隋常璟語併人名亦杜撰之又妄撰景古人名也又謂碧山學士為梁簡文帝黑應須猶借旌旗

文莊賈之謬宋世洪容齋嚴滄浪劉須溪如公中如桃花紅勝錦為李夫人之語十年厭見皓語皆架空妄說如盲風漢之言然

溪父子馬端臨經籍考皆力辨其謬而文章鉅公亦尺有所短也偽蘇註

乃有五言之何

魏武帝樂府精列篇云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

魏武聖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顧蜗龍之駕思想崐崙居

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

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魏文帝析楊柳歌云彭祖

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於今竟不還王僑

假虛辭赤松乘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

律乎其人信句丁也而讀者不之悟其奈

往古事憤憒、千萬
不信仙徼其怪
卓識、比之
天壤哉、曹
傳家教如
此、今之
儒者、豈不愧
之哉、

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
香也、而
詩雨香雲
淡覺微
香流水、

李賀詩衣徼
香雨青氣
和雲未嘗有
香而盡象
詩云雲氣

詠王安石

劉文靖公因書事絶句云、當年一線魏瓠穿、直到横流破國年、草蒲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老歸耕句云、當年下田青苗猶未罷民力耳、如蘇舜欽吳江詩、月從洞庭来光暎寒湖邑、四

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人絶句

錢半山由於安石而舍蓄不露可謂詩史矣皆言宋

虚詠王安石流破國年、草蒲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老歸耕句云、當年下田青苗猶未罷民

祚之亡

顧無纖塵　魚躍明
雨晴門始　鏡裂壬半山雨
云容行謂　已旦出　開坐看　蒼苔紋欲上人
雪崖鷗春　日云落　視見落月瘦馬
裏歷歷瞑　鴉田冠　平仲南浦云春　不可盡毋林　入荒陂霜　萃谷開明　詩云山中
南浦落日　動離瑰　江花逗微雨　功甫水車　風入垂楊　烟波漲　十日雨
丈水車嶺　懸空九　疊屏北風来不　斷六月亦　生氷蘇　河漢冷
獨飛鵲　旅行云猿　枯木魚龍　泣夜潭
夕云巧　轉　上人衣徐　行度樓角
無雲冥冥

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
寒烟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
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
霏半空雨東渚云園園陵風景
林影卻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吟
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西嶼
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来去島
嶼花木深蝉鳴不知處采菱舟
柯亭水清魚可数卻上采菱舟
乘風過南浦五詩有
王維輞川遺意誰謂
宋無詩乎

說苑古人賦必盡遠知古人一詁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文侯起儛賦曰使我如後世之麗淫者哉識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修竹之矣予嘗怪修竹用梁孝王事無鶯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鶯啼修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

多未可軽議古人

邊方備警急作高

以薪菑置其中常

烽望其烟曰燧唐

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桔槔桔槔桔槔頭有兜零

小兒拳

黄山谷詩巖牙初長小兒拳以

有不知行徑下初

拳幾枝巖之為奇句然

奪胎換骨句已落第

二義矣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
云父戰死
女子乘
亭鄣孤兒號
於道老母寡
婦飲泣巷
虛祭想
魂乎萬里之
戰場文
全用其語意
外後漢南匈
奴傳唐李
詩云誓掃
匈奴不
顧身五
千貂錦喪胡
塵可憐無定
河邊骨猶
是春閨
夢裏人
一變而妙真
奪胎換骨矣
評
李杜韓柳
杜詩語
及太白處處無
慮十數篇而
太白未嘗
假借子
美一語以此知子美
傾倒太白至
難曼元獻
公嘗言

韓退之、典憲章、騷雅、上傳三、之場者、子厚一、已、

唐人詩近三百篇、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

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

即卷耳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漠陽千里道、近于、

扶導聖教、剗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

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
閨塞不知何路向
郎在鳳凰山即卷
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
為托言而不以為
人作閨情詩之正
興淺而唐人淺矣若知其為思
詩之寄望之詞則
詩之寄望之詞則
詩人九原可作必蒙
訣耳

卯色天
虧水魚
鱗浪薄日烘雲
卯色天
唐詩殘霞
天

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湖天正用其
一方卯色楚南天註卯色以卯為酉
改卯色為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耶

錦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辟羅帷
掩翠粧鏡晛窺紅錦衣夜不辟羅帷
晝未空應歌屏朝掩翠形容富室豪家恣
易晝夜最有深意今本為妄人改亂作錦衣晝不辟
羅帷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

文與可

坡公亟稱文與可之詩而世罕傳冊淵集
其五言律有韋蘇州孟襄陽之風信坡公
数首于此詠閑樂云畫睡欲過午好風吹竹
床溪雲生薄暮山雨送微涼粉香歸来閉且樂多謝墨君堂過支人谿居云籬巷隔
荻蒲開扉掩自娛水蟲行拂岸林鳥過提壺白浪搖
秋艇青炮蓋晩厨主人誇野飯為我煮秋鱸晩次江
上云宛轉下江岸霜風続人衣翩翩渚鴻

鴉歸前壑已重霑遠峯猶落暉
如飛玉峯園避暑值雨云南園
墻外谷雲起簷前山雨飛興饒
為愛東岩下泉聲通翠徼極寒
稱夜長。簫鈎掛新月窗紙漏飛霜。酒醴慙
逐異鄉誰知舊山下梅艷滿東
墻江上主人云客路
逢江國人家占畫圖青林隨遠
岸白水滿平湖魚小
猶論尺鷗輕欲問銖何時遂休
去來共伴
靜相依清香暖更飛
笑從風外
歌啼向雨
花云素質

中峭江芳菲詠欲黙要令歌瓊樹甦妃夢玉衣畫堂明月地常此惜
杏花仙杏酥勻月淡斜分影池清一番新妖嬈洗露晨待粧嫵粉重
曾伴曲江春此八詩置之開元諸公集中殆不可別
今曰宋無詩豈其然乎

屋北史斛金從其便易猶以南曉晴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教文用此事也

角明金字、初名敦、苔其難置署、改名為陸渭之、為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
律金、不識文字、

偃曝

孟浩然草堂詩偃曝蘭枻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暑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改作掩曝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其出處其出處必去注釋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

三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于二十一字之中最鳴而強為戛戛之狀但垂飢誕耳真味何由出哉

二句詩

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

為難工編檢前賢詩不過五首而已岑之
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寶曲
自陳最為絶倡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揚
風急西樓美人春心云杜鵑花開柔葉齊
寄鄧牧邊中繡簾斜捲千條入鎖山人勝芋生
歸未歸洪武中詹天臞寄山中友人云桂樹
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
歸可去又古步虛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
雲南提學彭綱詠剌桐花云樹頭颺颺吹玉笙近日

樹底花梵楚楚風吹綠葉翠
翩翩露出幾枝紅鸚鵡風韵可愛也刺桐花雲南名為鸚哥花形酷
似之彭公此詩本四句命吏寫刻于匾遺其一句復
誦之自覺意足乃不更改余聞
云晉寧侍御唐池南

韋蘇州對殘燈詩

將遽瞑鮮帶翻羽成結
未滅將盡更揚輝惟
餘一兩燄猶得鮮羅衣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牕愈欲隨寒燼滅幽人
將遽瞑鮮帶翻羽成結梁沈氏滿願殘燈詩云
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燄猶得鮮羅衣韋詩實

出于沈、然帚有幽意、而沈淫矣、

括蒼鮑欽止詩集余舊見之其中與榮子陽鄭公華自朐山隣舟行一首頗得隣舟之録於此、舟行有後先相去能幾許、鏗轟金鼓聲、不得語水花来幽香岸柳過疎雨登艫各乘流、

解帆會聯浦携手我小龍團睡起飢君煮

陳張正見隣舍詩

隣舍詩曰簷高同落照巷小共飛花符載

詩緑迸穿籬笋、紅飄陽戸花、于鵠詩、蕪蒼嘗共靈流、
薙亦同渠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書、劉長卿鶏聲共
林巷燭影隔茅茨徐錯詩井泉分地脈隣杵共秋聲
梅聖俞前詩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總不如杜工部
贈朱山人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歌滿樹
曲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
従此数相隨渾成不見剖劘句切題

梅

王梅谿注東坡詩世稱其博予偶信手繙一
冊除夜

大雪留雒州詩云敢忽行役勞助謠云霜淞貧豊年之兆打霧淞貧坡詩正用此而注云山東人以肉埋飲下何異小兒語耶又祈雪也以為牛相對閒人牛字用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齋人牛並立之語而注亦失引

金魚金龜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杜詩金魚換酒来蓋開元中

復佩魚也、李白憶賀
遇賀知章詩、金龜換酒處、蓋
知章、尚在中宗
朝、未改武后之
制、

杜
杜詩江
蓮棘蔓青絲
鄭樵云、天棘、
杜撰欺人耳、
且柳可言
絲、秖在初春、
若茶瓜
柳也、此
日、江蓮白羽
之辰、必是
深夏、柳已老
葉濃陰
留客之
無所據、
不可言
絲矣、若夫蔓
云者、可言
兎絲、王瓜不
可言柳、
此俗所易知、天棘非
柳明矣、按
本草索隱云
天門冬、
在東嶽、名淫羊藿、在
南嶽、名百
部、在西嶽、名
管松、在

北嶽名顛棘顛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

詩史

宋人以杜子美能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性情自有道德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

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雞鳴喈喈、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飢荒則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之含蓄蘊籍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

為已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甲歌、蔘陰陽而道之、謂之詩易可乎、

讀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作詩訣、然曾中有萬卷書則筆下不能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杜詩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而已、又嘗記宋宣政間文人稱翟汝文葉夢

浔江藻孫觀四人葉、視石林、各、確論今之學文者、果有十年書、而已乃反峻其門墻高自擇、何異蜉蝣撼大樹乎

書貴舊本

觀樂生愛收古書、嘗言古書有一種古香可愛余謂此言未矣古書無訛字轉刻轉訛莫可考證余於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

十分去其九矣刻陶淵明集遺季本書坊為拾遺辯誤一卷先州刻則三四卷一卷入之詭於入曰此維之全集以圖速售又傍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之一如張籍太師收唐百家詩皆全集近蘇卷今只絕句一卷在三舍人集之中將誰欺乎此其大閱繁若一若一句一字之誤尤多畧舉數條如王渙李夫人詩劉現歌修嫮穠華銷歌畫修嫮訛作德所武元衡

生蕭風清塞訛作浮有苑乎汶乎仄亦紛紛戲蝶過閑慢俗本開作閒不拘矣杜牧詩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作孤鳥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北斗殷妄改改啟作邀歡上夜閑俗本開作閒不知子美又名閒詩濟汝許渾詩湘潭雲盡莫烟出今俗本烟作煙唐人已辯之矣劉巨淺人妄改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山亦是也烟字大勝山字李義山詩瑤池宴罷留王母金屋妝成

貯阿嬌俗本作玉
龜蒙宮人斜詩草
似不春尤謬小詞
改曲作陌張仲宗詞
亦失貼孫夫人詞日遑
玉奴其餘不可勝
不獨古香可愛而
已

京師易春晚
作耳東坡玉如纖手
數也書所以
嗅梅花俗
貴舊本者
改玉如作
可以訂訛

杜審言詩始出鳳池京師易
華之地流
月易蹉跎景易邁李頎詩好在
耳近刻本改作陽春晚奇句
亦此意
古傳記言
漢宣城郡守封卻一
不復来其地
日化為虎
食郡民民
呼曰封使
君即去
君
封使
君
誤書所以貴舊本以此
不沿民死
食民張
禺山詩曰昔
日漢使君
化虎方食

庶今日使
即慚止今
今日虎坐
御大則
激禹山曰、
成詩公詩
我性然
無嬉笑
但有怒罵耳、
袁紹
盃

君着冠裳而契人、又
君呼之動牙
虎使
日虎伏蓆
呑人畜小不
遺魚蝦或曰
曰東坡嬉笑
怒罵皆
此詩大

後漢鄭玄
最後至、乃
詭、玄依方
辨對、咸出問表、莫不
嗟服、杜詩江
使要玄、大會賓客、玄
紹客多豪俊、並有才
延升上
坐、飲酒一斛、
紹兵冀州、遣
總
傳、袁紹
徒逢

表紹孟、公以玄白比、為儒而逢世亂也、須
此引表紹事、不曉、隱、須溪昧目之言、不曉
王洙注、引河朔飲事、尤無干涉、不讀萬巻書、不能解
讀杜詩、信哉、

巔元徵之送客遊巔南一詩、頗著異聞、其云、
南異景
閣、閣、規、外布星辰、自極漸高、北極淺低、規
度外星辰至衆、如五曜者、皆不在星経、今按波心擁樓
閣指屋氣、規、如天文書黄帝使閻苞授規之規、用字

作綽

令江北虹縣讀

亦擊吉了似了字之周
不苟又云曙朝霞暖暖暝海
之則光如火猶然之夜火燐燐注
了語如人果陰火猶然猿屬莊子
鳥名秦吉了能人語又所云腹猶果
巾注虹音近云水面波疑然皮勝錦
絳敦山頭虹

石刻

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刻手精尤為難古刻存於今者跨婁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為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

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方、無縮率折搭、不見其難、晉工刻之、宋潛溪詆以為勝蘭亭、且工晉王獻之書碑、今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羊欣之技致富、脫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在江南以此刻之于字下一磚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絶藝信亦自

有人哉、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勔人書之積習恒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盧神靜心、以取之、又虞世南亦由水墨有入

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勻齊無縮
率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王獻之宋潛溪詆以為勝蘭亭保母帖自書上輒
晉工刻之顏魯公書碑今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
之者數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李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其筆意又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脫有會稽李紹之試令刻之于字下一磚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

有人哉、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無工者特之積習恒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不臨寫但心盧神靜以取之又虞世南亦由水墨

又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臨摹必須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

論詩畫之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
今本大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盖進乎此者也又為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嵴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嵴妙惟肖故曰祖禰不說夜戶不啟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特表出之皆名言也

東坡先生曰詩論
詩定知非詩人斗
非至論也晁以道
改詩傳畫以意貴
坡公之畫以形似見
未備也八言畫貴神詩
也八言有偏和公詩云畫
有畫中態其寫物外形要
論始為定蓋欲以補

張僧繇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羣公祖二
喬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
於水鄉非京華所有惟帽起于
隋代非漢宮所作以

凡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唐人畫桃源圖極為工妙舒元輿作記云

杜詩花底挑源圖

杜詩入畫遠重重樹雲軒處處山畫本可作

又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不服逸少有家鵝野鶩之論後乃以為詩入畫

三日不能去庾翼初伯英再生蓋絶藝必審觀而後論定也

炯嵐草木

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胷襟清
之亦有桃源圖蓋題此畫也予又
盡似真似真似畫畫之佳者人曰
慎少時先太師與瑞虹龍崖二叔
父曰景似畫畫之美者人曰似
之元徵曰元徵之有詩云顛倒世人心紛紛之公
不成画賞真相似卅年青各所尚工拙何足
中情哀哉子華子龍崖曰詩亦未見佳慎
之遂呈稿曰會心山水真如畫手冊青
王身入鏡中韜退
見元人臨本
因問二叔父看畫似真(孰為慎真)對
特求此妄
爾可試作
畫似真夢

覺難分列
禦寇影形相
贈晉詩人二
叔父喜曰呂此四
南史隱麗逸傳桂山望渚涉止素玩碧澗清潭飜成麗

南史、麗矚
轉音耳
楚辭五
元經世大典
所云火衖註
即音弄

南史東昏侯遇弒於
西弄宮中別
衖衖音閧所
云弄者蓋衖字之

爾、西弄
前人、近病中
追憶往事記
而筆之
祇二三首

道如永巷之類也

瞞、宋人有以麗瞞名亭、本此、

表

祭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各異而實同、表準駁蔡邕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取詩書放逸之文、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遠矣、宗廟之中、人所鬼、慢瀆鬼神所居、而使衆擾中、人所死生交錯、俘囚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禮也、表子之論卓矣、蔡邕各儒、不知何以聽撰

如此、之、供、御、炭、鴈、用、鴈鴈色、胡桃文、挑文、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宜北國之雪、廬南夷、
如此、之、碉房、鴈色、胡桃文、乎、如其言、則先王豈為之、
屬、必生、一時之、亡之患、李德裕、伐、國之女、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
妖美之色、以、盡惑其君、而、危亡之、晉、驪姬、何也、亡國之、傑、其瀆鬼嶽、祇、受其血食、念其滅亡、故、能為、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

楚之夏姬息嬀、符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氏蘇所謂我以女戎勝我、彼彼必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挂艮事尤異、

世傳西施、范蠡去吳、不見所出、吕因杜牧西施詩、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子下姑以折其美也、嘉曰、此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之況其亡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也、西施有可証、

杜牧詩云可作子胥

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趣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又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謚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手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

牧受誣千載又何辜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甄后

魏甄后慧而有色先為袁熙妻曹公屠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歎曰今年破賊正為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熙日揆婚子建其後為文帝后以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甄出也見此賦改改名洛神云甄氏何物一女子致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

三国志又名逸士傳今后三歲失父

考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之足、起于李後主、予按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禹山云、史記有之、再考張平子賦云、金華履躡蹀而容、又云、羅襪躡華英、又舊傳六、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屐、以釋憂愁、足躡花塵、焦仲卿妻詩、足躡羅襪生塵、建賦羅襪生塵、履躡華英、又云、羅襪躡塵、焦仲卿妻詩、足躡

頭重量分稍之制唐
章仇公鎮成都有真
雛碧鈿王
顧步寨衣拾墜釵孝
題詩詠陶南村
之博考謂唐人題
也又略不及之蓋亦未
六朝樂府雙行纏其
辭云新羅綉行纏足
趺如春妍
他人不言好獨我知
可憐唐杜牧詩云鈿
尺裁量減

集

四分碧琉璃涓裏累
出畫裙雲五陵年少
皇叙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顧將身脱錦鞋花前長夏鳳
云慢務亏底綉羅鞋則此篩不始於五代也
謂起于妲已亦非
托物起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為壯士歌然後單馬
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死則不復能戦宋子京修唐
書蘇二緑燭妥勝夾侍墊之如神仙吴元中居翰苑

每草制誥則使婢遠
山摩墨運
筆措詞宛若
畫此所
謂托物起興伏境生
法也
唐杜甫
聚書戒子
兼聚書萬卷每
題其後云
曹讀之知聖道墜之為不
達也
司馬温公云積
書以遺子
孫子孫未必
能讀此
興廢之常理也余嘗受趙子昂
事善觀書者澄
神端慮淨
書跋云聚書
藏書良
匪易
几焚香勿搯
腦勿折
角勿
以爪侵字勿以
唾揭幅勿
以作挑勿以
夾剌隨

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真達觀之言、弟、阮瞻、將無同、不一余按世說褚裒見庾亮問將無同解者、裒之裒歷視指嘉曰將無是、又孟嘉何在亮令裒自辛敞問其姊憲英曰晉人語言務簡且為兩可之辭將無無疑辭言畢竟同耶、悟比言筌、有之、曾子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子貢曰然非與司

馬遷曰唯唯否否皆上為疑而過半矣、

藝文類聚東晳餅賦有窜九之詩以酒誠工矣、

酉陽雜俎引伊尹書有籠上窜九湯中窜九具對真然不知為何物後見人貪奇趣韻而不知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東坡窜九今陽餅也、

梁戴暠從軍行云長安夜剌闉、

敵騎犯銅鞮、

剌闉夜

有急報投刺于宮門也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簒于階上石跗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簒初報曉隋時此制猶存也

儒

後漢書董仲舒為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感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徂學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中心悅而誠服也
耳
、敗
尹、德毅、
謀策、李、
者迷耳、
、資縣磨崖跋
資中一
曰吾王
諫議也
皆社而稷
之盤石一趙
達也內

基有勝着
敬之獻策
之說蕭咎、龍
敬業皆奇謀
也諺云、敗
基有勝着惜
乎當局

世、固有服
而不誠者、蓋
儒臬之流

王褒也資縣
之士曰吾
王子淵也資
陽之士

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貢縣之士曰吾趙栖雲也三邑皆士戶而祝之洪雅眉州之志蘇易簡亦然或曰是不勝其爭請子訂其是余曰無以為也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子不見秦檜史彌遠乎子史丞相裔乎孫貴顯叔其卿人惡惡不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蕆如此人其可不勉於善哉故曰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嗚呼善不止及其子孫又後乎子史明有問之曰子秦太師

矣

仲長統鄭泉于晉非也漢末已有之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正始、見志詩散五經、

見志詩曰、寄愁天地下、叛埋憂地下、

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

阮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藏也、宋人四六、私鹽私茶、

藏

以天藏月圍為對本工而隱

張九成格言

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符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君子必慎其獨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立朝必於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罔上矣

平日

平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

故君子必矜細行以防九成橫浦日新之格言好事者鑾為屏銘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塗必顛蹶於崖岸
拱抱之梁必沈溺於川淵者何也為其傍無餘地也
行聲名無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誠至潔之至誠之感人不必信言之為貴
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路寬

眼前滿地
徑窄則無
立已於峻
王僧虔題壁
王僧虔題
已則溢高
逸是故去
夕物
許齋宗名
許徽宦醫嘗云病與
藥值惟用
一物攻之氣
純而愈

生荊棘黃
山谷云面
着身處況
能使人行
立於獨者
可以警矣
前路徑須常令寬路
也以上三言
相符彼
尚書省壁
云圓方行
止物之定質
注之不
已則躓引之
不已則
之宜疾當
時嗟賞以
比座右銘
以幸有功

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偶得之猶不知兎廣原絡野冀一獲其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念也其物以幸有功譬如遼圀或多數人馬宝廣

諸葛恪語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人則易從其人則易從諸葛恪語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難言本此

張子厚、尸位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

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蝱蝗蠹賊下

筮短龜長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長數短、孔頴達云、神以知来、智以藏往、是為極妙鉾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所言理長、故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分沙如此、遍后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摶蒲之狀皆極造語

小說人小說不及唐人是也殊不知唐人小說如華嶠明妃傳云豈容靚飾光彩動左右佺云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縷拂之恐體重也此豈唐人可及晉書荀勗傳云汝

郡人不準發冢、得古文數百篇、中載禁事一段、尤妙、

亦小說也、惜不傳耳、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

云、傳信也、若今過所者即行路文引也、

註疏家所稱先鄭後鄭者、鄭衆也、後鄭玄也、

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觀周禮

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主公羊、

漢人說

経、雖天親父子、不為以忠恕一貫曾子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中庸由是觀之、聖賢師弟子、亦不為同也、今吾惑之、撫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処論、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嗚呼、曾子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経術哉、

明畫晦陰

帝王世紀稱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

之如雲其明如晝其晦如陰注云明以察之晦以畜之易之所謂用晦而明蓍之所謂神以知來龜之所謂見兆蔡淵魚而料隱慝也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贊晉灼漢書音義徽纆草贊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山海經贊王子年拾遺記贊之後火澣布數語今彙書于後火澣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而振之皎然凝乎雪周書說日

南有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黯且白徧體無衣襦蒙唐

博物志　三　廣

大實實不

但三雖名

三廣其食之

五枝　　多汁味

酸且甘藏　之尤好與

玄草　見其布漠

貢　曰州　留者其實

護其犢與　虎為雙言　獸物

數牛、目　逾狶、鼻為　水牛蒼毛　衆果相參　而鱗被、物　有常性、熟

言則跪、素　牙玉潔、載　象貢　烏劒集　足在口縮　啄在膜形　類鞋褱其名　烏劒　萬震海物

玻瓈墨迷　籍所美、服　重致遠、行　如　五從、　萬震

射水匮、　異　名記　　龍鑲蔑、建鈱　狀如渾

池、錢文外
海舡也、合浦
沉鼈、出如
厥甲美、如
萬震海
柱、物異名
或有神異
表露以角
野禽獸莫
觸、萬震神
不能起、玄
丘、有火穴、光
景照千里、嵐
兩跳丈六從
春當之荒
至有、

池、錢文外
海舡也、合浦
沉鼈、出如
厥甲美、如
萬震海
柱、物異名
或有神異
表露以角
野禽獸莫
觸、萬震神
不能起、玄
丘、有火穴、光
景照千里、嵐
兩跳丈六從
春當之荒
至有、

夏裸袒相
逐海風俗
鮭

夏裸袒相
逐海風俗
鮭

眉而内渠、
萬震海物異
為高為眉、渠
為疏為渠、疏
名記、九嶷賈、
記、玄中一跳八尺、
註、嶷入如陸眉

笮、人懸
羊室、度絶
李膺
撟賢

傾側禁
惟大蛇、
既洪且長、
行者攀緣
牽援帶索、
文錦章、食象
川
志
南裔
歛之為
復、魚、其子
揚孚
交州

成養瘡、
既肯、驚
厶歸毋、還入
其腹、小則
如之、大則
不
吞鹿
蚺
記
山

宋初置
監
州
通判、分知州
之権、謂之
監州、有錢昆
者、性嗜
蠅常求
水補曰但得
有蠅無監
州處、則可、此
語、風
味、

似晋人歸田録及捫虱新語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用其事為良爰其語也

屠蘇賦曰

蕭子雲雪舞于圓池終亭華於芳井杜工部泠淘詩曰驟裛走置錦屠蘇屠蘇屠蘇巷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巷名以名

酒、後人遂以屠蘇為酒名矣、何粘天庾闡揚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體、想一蘇又大冠亦曰屠蘇礼之曰、洞庭慢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鈎舟、秦少游小詞山兩耳、會見暈兒作天子、韓、諺曰、屠蘇二頃、形粘棗草、正用此字為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載事宣文

左傳曰、楚辭我喪、奈何效辭、又曰、羊古胡足效哉、宋人曰、既不可學他、不是、理則是、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唐庾語

唐庾曰、三垣諷魯、作三軍、合用禮樂矣、其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篡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晉之、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

心、乃欲自立、九姦人也、

古今語言文通

江竿罵商臣曰、呼筏夫、漢王怒鄜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故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生曰、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為上之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為會已、古、即謂之文猶今、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引經徵

效昔言優孟不亦惑乎

滑稽傳優孟為孫叔敖
優孟為孫叔敖
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
敖左右生欲以為相
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
王與前楚辟我庶民
叔敖之子玄識之
日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
遷革又況叔敖之及時
已久
豈有一見無疑遽欲
加於寵榮復
哉予按
此傳以
滑稽名乃優
孟自為寓言
云欲復以
為相亦
優孟自
言如今人下
盡發科打諢
之類豈可
真以為

王欲複相之事乎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耒耜王伯厚豈未考及此耶

　　明證按山海經曰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字伯牛是也

　　漢書相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縮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武帝之美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建元以來招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

　　徵館

前蜀王　王

縮之功可少哉

轉抑文轉喉觸諱本漢貨志採手觸禁之語雖有籍兵府之善也諺曰

府

酱調有時数閱有法訣御有律圍五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兵殭騎將軍大殭騎衛佐小郎官此殭騎之奘也

王楷藏書

前蜀王蹟朝偽相王錯字鑪祥家藏書数千卷一一

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
尤謹至後成都宋世書法
最善以此蜀孟昶五代僭
暴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
本草有功於經學又立石經於
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成
舉要為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
未假抄也

半豹

郭頒世語云殿仲文讀書若半
士衡蓋惜其有才而窡學也李
商隱四六啓表豹則筆端不減陸
云學殊

半劄藝悃全牛
隠　古之耕人人而訪居不當談時事
病也非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非事事而窺其利
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由此其選也
宋之盛時有位于朝者以餽遺及門為辱受賄任於外

蘇公讀書法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

鉛夫人而浔府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補醢或以契券而為蘇帥旦獻妻于佗胄而入閤噫黑頭宰相紅

以賄賂為論思壹諫以琢玩為詩文甚者如倪僎售妹珠而克

首入京為羞及其季代中葉秋政孽卿端揆

嘗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此言也豈欺予曰可吾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注張

正德丁丑歲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張

因命內閣取秘書通考別本又作注張顧問欽天監

亦不知為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院同館相視愕然

愼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注鳴者、註、注、咮音咒、南方朱鳥七宿、柳為鳥之咮也、史記、漢書二條、於注張漢書天文志柳為鳥喙、示內使以習天文之禁予、

、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為分至啟閉必書用書雲事非也余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詩人冬至為冬至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者、来日雲迎日出沒也、冬至雲逆日

至獨用書、雲事、指叫、未為偏失也、

春秋綿曰、文武露布文、露沉注曰、露之言露布散者、甘露降其國、布散著聞、文人說他書所罕

人尚武、沉、文露、注曰、

亦罕引用、

、華漢河曰銀河、銀漢、詩人稱天漢、詩曰、華淨虛用、詩雲漢昭回、皆常語也、李灣、江淹曰、繩河、綿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朓

之意、陸龜蒙云、絕河

裏扇月傍、虹精符曰、九虹並鵠則九虹並見、

春秋感女謂嫡庶失叙也、

緯書凡曰魏明帝問黄權三國孰為正統、權對曰、以天文、則魏為正、然考文史、黄初四年三月癸巳、卯月犯天心、星曰心為天王、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於永安宮、而二國自如、天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云、三石雒

?

號、其強弱、
流星入
紫宮而劉聰殞、
守帝座
而呂隆破、抑又
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武帝被髮
跣足下殿
帝時星變、
占曰焚
以禳之、
記考之、
徵、然以載
敗、焚惑
閏紫宮太
徵而符堅
芈尾掃太
何哉、梁武
未幾、北
朝有孝靜帝之
變、武帝曰、
虜亦應天
象耶、晉
庚翼與
兄永書曰、歲星
犯天閹、江
東無故而
季龍頻
年閉関、
此復是天公憒
憒無阜白
之證也、噫
嗟人之
責天亦太詳矣、
為天者不
亦難哉、世
說云、月
犯少微、
隱士當之、戴顒自以為憂
既而無恙、
當時戲

謂顯求死不得此尤可笑也

放春

古者諸侯迎春於東郊齋曰放春見楚辭漢書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渴日競辰

魏董遇字季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渴日可對競辰

性情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民之吉也後人

未易可會、性立感相應、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以扶成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談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卽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談助曰情雖、蘭之性為絲、不揄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摶曰情者、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謂、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而滕者、

性之影、凡、兩言性、皆先於伊洛、其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又

李慨曰、神識是人之性也、故為形骸之役、說文性人之性靜情實汨之、然則情之主情也者所受于情嗜欲是也故為形骸之役、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劉晝曰、烟生於火、而烟害火者也、情生於性、而情害性者、情也、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性之弼、注云、不性其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又字義云、寂然不動為性、

感而遂通為情然感有不同通亦有異感是性其與秋冬情感而乖戾則歸根復命無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劉靜修論學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通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謙論於宋(日變學者不當知其先後並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而更作正大高明之議論蓋不知謙論之為何物也)自漢唐宋儒傳注疏釋而更作正大高明之議論爾傳注疏釋出特補其闕略以真

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剖析之至

四而備之也

同甫、陳同甫與朱子書

之似以界眚、以自絕與朱子書略云、因吾眼之結眚、而語有同告、蓋畫壇畫絕一世之眼、不可點洗二耳、而謂二千人於門外、千年之天地日月、若無有若無世、此門戶、此元祐之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夫立道學之名、節不顧士夫有切于士病故書之

孝宗

實不顧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夫立道學之名、節不顧士夫有切于士病故書之

哲宗

實不顧士夫立道學之名、則淳熙以後士夫立道學之名、節不顧士夫有切于士病故書之

黃履翁云、顧士夫務道學之病、黃履翁云、顧士夫務道學之病也、當籍

偽學之禁雖小人無忌憚亦君子有以招之與

正月、十二月水仙花九錫

五月麥黃水六月山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

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盛凌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笛水、

羅虬作花九錫

扒三曰甘泉浸四曰玉缸貯五曰雕文墨座安置六曰重頂幄障風二曰金錯刀剪

曰畫圖寫七曰艷色曲
曰亦須之類何錫之有
梁使徐君房元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問昭曰蒲柚蒲桃擬覽可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
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此南人重橘
柚而輕蒲桃也魏文帝詔示群臣曰中國珍果甚多
蒲桃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并

而不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
以為酒卉於麵蘗酔而易醒道
之即南方有橘正酸裂人牙時
有北人譬蒲桃而貶橘柚也東坡
擬攬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
甜北人不喜擬攬南人咲曰待他回味北人咲曰
已甜了半日矣坡詩蓋戲用此
語坡詩又云人生所
遇無不可
龍生九子
南北嗜好知誰賢可
謂達人之言矣

音備戲又音係閉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　李廟御書小帖以問内閣李文正公具疏以對據圭峰羅圯蘆泉劉績之言承　上問而不敢下臣之美賢相之盛節也文正嘗為慎言今影響記之録於此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吽吼今鍾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

刀環、八曰金狻、形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獅、好烟火、故用警巡、

六燕

乙鴻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

九章筭術

五雀六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燕飛集于常一耳、

張融

鹿

山谷有食九草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一帖云胡居曰蒿水芹茸草着葉及花鹿曰蒿山耳蘑芦萬山耳蘑芦草齊頭蒿萬也享神用烈清淨故也凡餌藥着勿食鹿肉必不得力

齊民要術之遺

以鹿當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

馬

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

刀環、八曰金狻、形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獅、好烟火、故用警巡、

六燕

乙鴻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

九章筭術

五雀六燕

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虫

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乙鴻

常一耳、

鹿

山谷有食九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食九物餘則不嘗九曰蔦水芹茸草菅齊頭蒿山耳蘑芘白蔦葉及花鹿以其性烈清淨故也享神用鹿嘗民要啖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凡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本草及衍之遺

馬

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

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扎来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歎之

心怨有豈有叛者小雅通豈有文王者諸侯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而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文王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通豈有衰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雅也其說不通則曰周衰也其說不通則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

志也其氏處義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

服度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上世之明聖而不有其志也其見卓矣華陽范

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

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

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當其音耳、大雅所歌、等篇、故曰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小雅所歌、思古等篇、故曰黎庶、小雅已之識小已之、又謂大雅言文王之德、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似者、如言天下之況瘝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黙后、所謂譏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孌孌妾、以諷幽王之黙后、如詞賦家為相如上、遷之言、得失、其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社之說是非判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

左氏載季札立言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大王胡庭芳曰愚讀詩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甲之時去高宗未遠也後高宗中年商始亡且武王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

大王不慨後之

覩之心哉議者乃謂
變是大王固已形之
言矣夫以唐高祖尚
不能駭世民之
不逮之乎余謂此
言是矣但
大王有是心泰伯不
從遂逃荊
紛之說自可息若
作翦雖滄海
之辨不能洗千古
訛亦許大王何嘗
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為戩則
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
以改戩作翦且說文
嘗臧高矛改
大王始受福
於商而大其
國爾不
知後世何
以事言之
也蓋謂
也

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當后羿寒浞之禍心乎

五霸名訛附

出於荀孟之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乎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以狗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

趙鵬飛

闉闍句踐為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乎春秋、其寔茲哉若曰闉闍句踐、皆逞兵以闘其私、尤無足稱揄不退孟子不道也、而秦繆三敗楚莊闉闍句踐、皆為中國患、聖人著、春秋蓋哀狄之君為戎狄之所以予之著、非私也、凡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以幸天下之諸侯賴之聖人所以予之為夷也若文、而不遂之有威之前論之

而聖人獨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止葵丘之盟、踐土實予之辭、首君著、皆見夫子言乎春秋之兆民之、

足矣戰國之文、有援也、如前七

明其悔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為哀狄之亡而遂與盛文同列則君若以鵬鸞無別矣秦繆賢君則固也而遂與盛文同列則君若以鵬鸞無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取其詞有足觀聖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桓公若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名誣實文名盛於桓公若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

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者也。桓王人。文會幾內則不加公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奪臣抑常。于是諸侯則亂紊矣。此又桓公為首者也。觀此則吾三川盟會則不通子虎則悖鄭不納子華懼其三綱五常夫子正名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人多譬況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

云說稱求笨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
也後世猶有卜築之
國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

絆表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
素之衣太史公立貸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
子曰逐徵其亦舞秤攞人若然則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尹員閉以干湯衡秤也尹
之市魁乎伊尹為庖子貢多學而識故孔

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
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
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子貢○其事始自若如
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使子貢不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裨諶謀草創之左氏一馬融而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

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將如吉甫之揆蜂禮往則國語謂驪姬蜎蜎因緇得之類所云諸侯發此以諗知者

大韓文公力辯以真偽不可曉愚按朱晦菴則謂西施顰書與大顛書蘇東坡則力為真黃東發以真偽言其為偽朱子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昔歐陽公不以始倡之徒而許尹師魯當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

之於師曾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曾乎不然朱子豈不知之筆東坡據耶韓書刻之言為可信又豈不知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之序可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於韓何哉卓哉李漢之文曰書為出於韓公耳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厓祥入閘增以誣非白作而獨以大顛外集非韓公文李漢妄撰假大顛書詞非韓公之大顛書詞非子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妄撰假禪院乃僧徒猶歐陽

丹鉛摠録
郭璞客傲
景駿狼長
張野廬山
帶不出三
日必雨唐詩
風吹山帶遥
知雨
孟婆山海経
帝之女遊于
江中出入必
以風雨自隨
為泰嫗
以帝女故
祀志以地神
曰孟婆猶郊
云青陽之翠
秀龍豹之委
顙駿狼之長
暉冬至之日
也淮南子冬
至日在斗狼
有白雲或冠
峯岩或亘中
嶺俗謂之山
精太白金虎
之宿太白金
之精太白入
大昇金虎
相薄主有
兵亂文選張
平子賦始于
昇官鄰卒于金
虎注不知引
莊子曰方
中方睨衍義
云日斜如人
睨目見前
甘石星経
云昇西方白
虎之宿太白
金之精太白
入大昇金虎
丹鉛録

此
江淹文瑤池離降映繩河低
陸魯望詩繩河隸扇月傍
繩
周髀云冬
至晝極短日出
辰而入申照
三
日出寅而
入戌照九不覆
余嘗疑天
有五行星有五
緯地有五嶽
人有五事而二
十八宿
何獨無中
央之宿也後觀
石氏星紏云
中宮黄帝其精
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
體映三台司
黄龍為
四季司中嶽司
中土司
江漢淮濟之水司黄帝之
子孫司傑蟲
三百六十東宮
青帝其
河映蓼璿圃指
宗室也
河直如

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有亢有氐有房有星有尾有箕氐房腹箕所糞也司春司東岳司東方司麟蟲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宿斗有龍蛇蟠斟之象虛危壁室象龜蛇蟠斟之象牛有虎為七宿奎婁胃昴畢象白虎為七宿奎婁胃昴畢象白虎也畢象虎嘴參象麟璘同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方北帝其精白虎為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象鳥為七宿井首鬼柳星張嗉翼翬軫尾司夏司火司南方赤帝其精朱鳥為七宿司南岳司南方司羽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詹翼于前玄龜圜脊于後軒轅黃

龍于中又
合盛為雷
雲主為虹
霓即霰也
爾雅雨
也陸佃云閩俗謂之氷雪
粒雲謂夾雨夾雪也春
而脅之則
而為霰霰薛
迴不同矣
唐岑參詩
雁塞通鹽澤龍
堆接醋溝考
闕駟十三州志
山氏城

軒轅如龍之
激為雹和為雨
怒為風氣為
蜺離為背鬲分
為抱珥此十
兩
兩為霄注水雪雜下
謂之霄雪說文
霰稷雪
音相近也詩
補傳曰
陽之氣温煖為雨
陰氣薄
君曰霰霙也古
花遣汝作先鋒霄
滌餘霤宇霰微
霄

體主雷雨之
神後宮之象為陰陽交
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
四變皆軒轅主
霓稷雪
說文
霰

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
甽城至醋溝凡十里鹽
泽見漢書
水經注火井
山似火泛地
中出名曰焚
皆油蘇之然人
為有之其泉
正德中方
在蜀之臨
邛今嘉定之犍
為燈燭
出
西域傳有
度索尋撞之
國後漢書跋
涉懸度注谿谷
不通以繩
索相引而
度唐獨孤及
松北客笮復
引一索其名為笮人懸半
空度彼絕
壑今蜀松茂
之地皆有此
橋其河水險惡
既不可舟
揖乃施植
兩柱于兩岸
以繩縆其中
縆上有一木筒
所謂撞也
欲度者則
以縄縛人于
撞上人自
以手緣索而進行
達彼岸復

有人解之而謂尋橦也
龍畫傍分螺書圈刺
左傳九丘八索即
九丘即九州也八索
隱云植者遶境植木以為界如榆關
壞植散群說者不一范無
柳塞之類壞植散群則撤戍罷兵鄴封
敍書曰劉丘之植、于汶
篁徐廣注謂慈
水、
之植、于齊之汝
解其天戕蹙其天喪林疑
獨云人生秉縛于親愛如
如書之在喪呂惠卿曰解
弓之在戕
戕則弛張莫
拘墮喪則老舒無礙
蜀山自綿谷茂萌道徑險
峗北來擔負
者不容易肩
謂之左擔

道。冕山在西
神農地遍
褰衣于日
蔡松羊補
江源問其
犀臣曰此水
史曾和曰
渡廣陵會
于劉宋、
漢世先儒
虎金也、神
龜水也、其五
行之序則木
桑生火；灺生
土；非生

日月之表
中、標濕于風
南北史志載
流更有何名
由何郡國入何
吐谷渾酋長
阿豺登其國西
疆山、觀墊
水也、其長
巴郡入江
渠始虢墊江至
獨無所歸乎乃
遣使南通

魏崖在東
際

金、漻生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脩神龜至故曰視明礼脩麒麟来遊思霑信聽聡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体仁鳳鳴鋼

漢食貨志后稷始畎田以耕廣五寸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畎二耜相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者田中溝也田溝之法耜廣尺尺謂之畎六尺為一畝一畝之田長百步凡田一夫之地也

土靖而畎浴土乎又曰上田棄畎下田棄畎又曰畎欲小以深

貫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藁臿插以

為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羌禹釃五湖而定東海　無名氏

後漢律歷志古者天子以日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土陳八音聽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軽而衡仰日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清濁景短極短宵通土炭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故炭軽濕故炭重蕭子雲嵗莫賦衡軽炭燥權重泂李泉

懸炭拈

鷟詩流火時将末懸炭漸云軽梁簡文帝詩月暈籠灰缺秋還襖水上祓除也然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注上巳祓除王右

軍蘭亭脩禊春脩禊也馬融西
輸緻蠻吐鴻濛庚辛之域
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
正月十六七月十四日
日謂之耗磨日張說耗日指秋禊也
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飲詩云耗磨
上旬中旬下旬故詩曰九日驅
馳一日閒白益本唐制十日一休沐
故常應物詩曰樂天詩公假兼月三旬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二百八十人
掌鍾漏唐詩候漏遥鍾
動靜聞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
樧生見死而穫死言農候
謂望杏敦耕瞻蒲勸穡
也見死穫死謂靡草死而麥秀至草木

黃落禾乃登也

蓂蘚枯干仲夏欮冬華厥于嚴霜蓂草死蘚蔫萓應之鷹

疫滿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

雞三脘雷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

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

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

神契云仲冬

昴星中収芋

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

心隨合浦兼命寄首陽

内漢時有善相者說此

劉欣期交州記云合浦東百里有一

休徵當出王

者特遣人伐樹皇甫冉詩

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梶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門竹出常山取置户下或有過其門者卅丸叱之一名百雲卅餘千人言彼中有竹宴生瀑竹茂林處大如雞子竹葉層包裹味甘滑蜜食之心肺清涼頃浮之雖日久干枯而味常存

武林山西舊有僊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箨皆劈抽並胤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之相比謂之扶桑也扶竹吹之歡按律書註伶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雌竹吹之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卯女相悅交贈今竹有桑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同相思

陰呂六取桃釵之形筍亦竹蝉蜎籠曉炯指此竹也

藻武帝元鼎六年破南

越建扶荔宮漢書地名亦有扶柳

茉莉花見于稽含南方草木狀宣和中名著艮嶽列

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光

蜀都賦午仲君遷皆木名按司馬温公名羌云君遷

俗云牛妳柿是也

機櫚一名鬣葵又名蒲葵

六色罰縷即百索也

傘嘗疑本竹竹瓜類中不載西瓜後讀五代卻陽令胡嶠陷虜記

云嶠于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宴大如斗味甘名曰

錦帶花一名鬐嬌

潜夫論曰、中堂生負苞、山野生蘭並負苞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秉方之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秉方之青史子載、古禮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

熊于山中竹数千里悉有跲伏之而
之熊館
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悦草螢為虫
鷄鶴即禿鶩龍荒鷹翔
螢為虫能天彼何為無耿于蠏之夜翔唐李子卿賦云水
無耿于蠏乏能自運亦自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
懸潭下若星聚于瀨川說文作蠲解云馬蠲也淮南子作蜎皆
水螢之名
徒掇雀觳無救府藏之虚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
石鼓欠其魚維何鯉與及鯉何以豪之維楊及柳豪包也
梁元帝金樓子云荆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

他豈則蚊声如雷湖州志載馬自然每睡酒于白塔巷得仙之日化酒家鐵器皆為黄金其橋遂名望仙江子滙舊多蚊馬仙泊舟之後至今不生

陰符経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斬狻狼在氣不在形也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于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

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胤對曰在官為官蛙在私為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

龕子雲雪賦曰龝翠雲雪之高影始飄舞于瑶池飛棟沒屠蘇之

終停華于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顧憑金罍裏、
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千屋也、魏畧云、
前屠蘇壞、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
稼為酒名矣、何遜詩、郊
蘇禮曰童
唐詩二庭歸望斷萬里
合水謂之
為界、

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註曰鋤者里宰治處
若今街彈之室、即申明亭、

鶖有紀行詩山遮延
鷺堠江統畫烏亭
為白鷺像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漢明帝
帝巡狩過亭陳有烏
射洞左脾陞下壽萬
年臣為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
烏
不宿客之舍為里
宿客之舍為謁舍
北國穹廬南國碉房
之微言尚浮屠仁祠仁祠仁祠指佛寺
楚王元英傳遠老子
于置郵置驛
也驛主于騎馬也
孟子速于置郵置驛
郵馹也馹主
漢謂之乘傳如淳曰
于傳車也
乘傳四馬高足為馳傳

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軿傳
容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遞之小事
武后時明堂災姚璹云成周宣榭火
德彌永
史記五宗世家程姬有所避不顧進
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
見之王繫神女賦脫袴裳免簪笄施
也又繁欽弭愁賦點圜的之燓映
飛須垂的丹輝拂紅皆指此又馬之
駮龍紫鹿文的蹏奧並是馬名又烏
脰亦曰的侯景陷臺城童

謠云的脰烏拂朱雀還
人面飾亦曰龍黙益以
北齊後宮之服制女官
益衣中少女之飾四垂
宋詞所謂鬢髻偏荷葉
是也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
男子之冠桀已
亦已其身凡外不殊王
弘正少日錦髾紅褌益
作觧散髾斜插簪
儒梁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
綾帖褚曰髃唐
人謂之玉池

魯褒同時甚毋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
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嫗庚辛分
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
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為飴綏之論
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衣素帶當塗
市詡曰錢無耳鬼可使豈圚也哉幽求
可以使人者權也亦同時之語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赦詔文曰思散太
僊藥有太極之泉以
南宋孔顗鑄錢議曰五銖周郭其上
下令不可
磨取鉛五音

譜磨鑱漸銷曰鉛音裕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有半商半徵之外又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咏由此喉脣之外又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之切韻也
自舜軍持淨瓶已然
楚辭来吾導夫先路先路先路子產次路
古樂府有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車名鄭賜子展先路子產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呪鼓飛于雲末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梁元帝放生池碑云

玄邁夜夢終見取于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于漢后、

金鋪宮門銅環、三代以来有之、或以蒂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音義與岳同即勢于也、

唐碑文兎釜之于黄鍾饗器名

朱箋集韻戾銀鉤創閱亥承成群、溫櫛竹披魯魚魯貫籀如周

飛虞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山陳也、說文鍾鼓之拘縱曰虡、

釋名横曰音義

馬融圖基賦横竹陣亂音義

馬融廣成頌金鍰玉瓌芍敲心駭惶迫兼基鷩兮廟棄其裝鷩

禮篇謂竹
李商隱露
正直二字、
周禮注及
白取其青
處合之、取其
有力、

也、櫛札也、釋
名曰札櫛也、編
次如櫛之
密、
布、飛走之期
既絶、灰釘之望
正、射鵠也、直
曲尺也、
以積竹八觚
建于兵車、徐鉉
說文注曰
積竹、謂削去

今之上馬
臺、古之乘石
也、周禮隷僕下
士二人、王
有扁斯石
屏之甲、唐
王起洗乘石賦
而更研、洗
承王、趾以
列周經、屏合
詩雅、

梁戴暠從
軍行云、長安
少年、胡騎犯
銅鞮、刺
闥、外事分判
者前後相續、

刺于宮門
也、南史陳文
帝、每夜刺
闥、胡騎犯
闥、取

勅雞人司漏、傳籤于殿中、令投籤于階石上、蹌然有声

唐僖宗乾符六年嶺南節度使鄭
騶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夫遣還、彼方所謂木契也、
標外加竹界而打撮其覆皆金題玉躞錦贉綉褫金題押頭也、玉
首曰標褫奏之裹簽曰檢、一曰燕尾、

北史、杨簿、簿、簠簿書周勃傳織簿曲為業、方言薄謂之曲、方麴竹織方扇面按說文作笛蚕簿也、通作曲禮記曰

璆碧琳琅玕無貴也、不斬之劒雖舍影、承光無取也、

秦子、玉盡无求其所以盛、干將无求其所以斬、無盛之卮雖赤

符子曰
太公消釣于隱
釋竿、其
膝所處石皆若
臿、其跗髑崖
史記、平
原君誇楚為玳
瑁簪、班固與
簪、士變
集云遣功曹使
貢皇太子通
集、上書囊以為
帷、如今文書
漢文帝、
生草如
書帶是也、又曰書
史遺書
袋、海中有
之形、古
詩云、睕者即以
書帶也、漢世書扎
為水中鯉魚
相遺、或以綃素畳
成
風流之
冠也、
非作長而能
撮其勝會故擅
名一時為

賈人之鑼鐲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
師開鼓琴、以東方両方之聲、而知室之
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
敗、擂鼓馬上鼓
曰提鼓、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繖白綾被、或以錦
侍史一人、女
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
執香爐香囊
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
侍女新添五夜
香、退之紅桃花詩應知
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
宿禁中
宋人書啓自叙云性本
枣脣質惟木訥
備橘黃之需、
續也說有
批杷黃醫者帳、橘子黃醫者歟、
蘿蔔上場醫者回
卿、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
唐人酒令曰亞其虎膺謂
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鉤
戟羌玉柱之傍鉤戟頭指
闕玉柱三分潛虬
其三洛謂驒其腕
也潛虬生其五峯
也奇兵闕潛虬一
指也死通呼五指也
令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
將宇大過耳將宇猶俗言
謀于子納妾而謀
于妻蕪瓜
把穩
王不令符登
至今陛下
沈佺期燕詩
云不如黃

崔語能免治長突、白樂
天烏鵲贈答詩序云、余非
其意似寔有其事、或在
無所于考耳、

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
百猶悔不壽、恨枕晚而唾
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
晚妻鄭氏、妖嬈耽道而死、
不見蟠桃結子時、
彼詩空飡
胡后却扇
魏書蔣濟
四皓有羽翼之功、其沒
賜葬人臣恤典之始、見
于任昉文章緣起、

疏洞劾之民
贈枕于瑤光
上表敵徐妃
也、惠帝為之
製文立碑、此
乃上世人主

見前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

三國典畧云、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

前後王勃為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辞、歸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騰口、孔子曰夏道未濟光籬根分井口、

徐鉉和可以攻而巖可以守而巖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巖可以守而巖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巖可以戰而巖不若和

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
、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
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于二死
位民無、夭、闕之誅、民免于
無、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三
唐明王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
寵旨趣、
穀梁傳云、所見異辞、所聞異辞、傳聞異辞、董仲舒
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
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隠

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年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忍言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之而遠之親之而疎之也有知之而惡之也有知其貴之而賤之重之而輕之也有知其厚之而薄之善之而陽陰之白之而黑之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此之謂也

夏桀焚黃圖秦政燒詩書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溪衣圖有義襴謂衣外別

安禮也、假髻曰義髻、又妓
荀卿雲賦、賦竹遠疾速而不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
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
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
嗚歎曰、魯君為周
歌曰彼婦之謁可
卒崴唐人學宮碑文云聆
鳳衰于南
魏晉儀注、禹章表別起行
周人量人書天下之涂數
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

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
畐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書而蔵之如
唐人國照畐皇華四達
流黄黄黒之雜一作駢黄又漢人経注間色作
書子建名都篇膾鯉騰胎蝦寒鰲矣熊蹯五臣妄改作魚文選
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撰
寒書植文寒鶴蒸麑王維詩聉令越甲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雞
軍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知者改作吳
之曰昔者鳴吾君不聞之曰昔者王田于囿左
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
轂之下乎、
先子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儥有餘此之謂盗竽韓非解

云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夸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地屈足漏軍机不得擅發揚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

、北史尧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由此後世畫工附會也周禮考工記大圭鍾葵首注森人謂槌曰鍾葵圭首六寸為

韻書四豪籌字下注云篦籌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

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今東
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
澀勒東坡倦看澁勒暗蛮
形佳骨薗皮媚色稱又骨
東北隅為宦養也吴音
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五
晶象三米斗為穀四斗為鑿三斗為精古文作
臧舟船于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于澤中謂之得
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遊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豢亦然
也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硜、然、倉、然、湯唇謂之角、其音噭、噭然、蓋開唇聚、徵、其音倚、嶡、然、開唇謂之羽、其音詡、吁、然、

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為笨伯、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

周禮掌王之陰事、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畫漏刻自録、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録簿、

岳珂英光堂帖跋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既成氣象自有準繩而締創工拙臨帖如隻鵰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

峒嵕山禹碑是夏時刻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勻無綰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獻之保母帖自書上氈晉工刻之宋潛溪許以為勝蘭亭益刻工之妍公書碑令家僮刻之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大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

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于字下一
磔一運而就
、王嬰古今通論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
云、獸体為字合体為文、李登云物相雜故曰字、
、唐三藏取炙轂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
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以北人言
、雯雲文成章也、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
誠齋跋韻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藴黃嶺南無二公帖似魯人
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碧海矣又跋米元

章云帖萬里學書最晚雖偏叅諸方然
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
李密未見秦王耳唐詩服玩僧狀為轉
經今人謂隸為轉
輪象一用梵篆牡書一
而內牝輪在下壯輪在
上以机而圓轉之所謂三籟
文圖牝文圖
唐世有蠲紙二名衍波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
即今之覆鈎
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即今之嚮搨
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又傍書釋
文亦曰影書者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
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
舍、又瞢榮開西和門、注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帝
感狼星、顏淵感孤星樊噲
空石觡之精思不可謂
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
唐李嗣眞論右軍書不
格難儔其書

箴其体正
眞有忠臣烈士
之象告誓文
子順孫之
象逍遥篇孤鴈
賦有抱素抜
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
非得以獸
妍也
獄中說文隶縛
捽拙為臾
唐人以中
書舍人為小鳳
又謂儀部之
主事曰小
儀見鄭谷集
長曰大儀員
外曰中儀
刺史太守
不同今混呼為
一非也後觀
漢郡國志可
見矣漢制
自三輔之
外分九州九州
控郡國州部
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
豫州刺史
部則潁川汝南
六郡國冀州
刺史部則魏
郡而下九
郡國畿内
則河南尹京兆
尹而以司隸
校尉部之外
則刺史部

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而西至于豫冀兗徐青荆益梁并幽交、為尹二、為郡國則自河南至于南海、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剌史十一而已、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而右搏雕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苟國有名焦原、未言若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苟國莫敢近焦原也、有以勇見、苟子者獨卻行齊踵焉、以稱于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于

義必且齊踵
郭璞爾雅序
既辨豹胤之
決録云竇攸
莫有知者攸
之鈞駱豪児
恐妨蝴蝶驚
唐貞元中長
第一手謂街
義必且齊踵而以服一也
郭璞爾雅序既辨豹胤之文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尔雅之業益顯注謂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
決録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霊臺得鼠如豹欠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鼬鼠也見尔雅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
之鈞駱豪児童謡云顛當尔雅謂之蚣蝑當牢守門蠐螬蝤蛑汝無處奔蚣蝑鬼唐劉崇遠金華子謂
恐妨蝴蝶驚笑倩顛當尔雅謂之蚣蝑鬼唐劉崇遠金華子謂范石湖詩
唐貞元中長安太旱詔移兩地祈雨守門
第一手謂街東有康崑崙

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嵓廢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
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絶入神嵓驚駭請以為師更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奨異嵓不段師曰本領何雜無帶邪聲嵓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嵓段師曰且請嵓本領然後可教誚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矣

綿書云女媧氏本姒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元樂又令隨作笙簧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干令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
初乾初艮初兌初
初離初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
伏羲之易也文王因之連山列山氏之書也夏人
轅氏之書也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卦首艮商得地
統故歲首建丑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卦首乾伏羲之
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
易者廬蠪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
變也彖者荼扈之名猾神是矣扈形獸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
取其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
曰像故其為字從人于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

蓋懸物之栻也、木経云、爻者、交跡之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四也、凡三百八十四也、兩取于旁通、兩取于卦者、懸有大也、

古占卜法、内卦為貞、朝卜用之、外卦為悔、夕卜用之、

蔡邕協和其法酒旗以昏賦、乾坤和剛柔艮兌感其股脽、

春秋繕云、酒者乳也、王者有賜酺之人、後世酺祭廢而群飲有禁、漢世有賜酺以待重賓、子音氣不容、黄秦景張文廖名、極為甘馨、子音氣不容、黄秦景張文廖名、極為甘馨、子音氣不容、黄秦景張文廖名、極為甘馨

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
漢章帝鑄一金釵投于
有一物如人脽頭有爪
宋賈黃幼日聰悟過人
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
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
不可事君柔順是以不
唐詩殘霞水魚鱗浪
薄日烘雲卵色天見前
宋世寒食有拋堶之戲
兒童飛尾石

王半山文梁王墜馬賈逵傳自傷門人汨臭曾子垂涕
子食魚有餘曰汨之傷人不若臭之晚也
傷其聞之晚也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
骾混沌兩精感激河車寢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
焰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嚴寐透
未及點丹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
出兩儀情囘性易斂色內達赤芒外射赩若火生乍
黜善遷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脈骨疲金植顏
曰中還駐玉澤陽
德乃斂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唐詩藥黃無限當山額
又學畫鴉黃半未成又
卿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黃幽怪録神女智瓊額黃
郭頒世語云殷仲文讀書若半豹藝愧全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李嵩
隠啓學殊半豹藝愧全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李嵩
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齊牛見前
晉末桓玄之亂有金雌雄二人牛並立
焚持火申繒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鈷鉧
相阻交哉乱也當何所惟有隠巖植而雨漸欲舉短如之何乃
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禾黍西南之朋困相又又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滿人襟袖疑如濯
崖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超為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超
宋景文公筆記云仲尼死則不復能戰見前
寒淡為霧淞寒盌為木氷一曰椒介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
鮑照苦熱行舍沙射流影吹盡痛行一曰木稼
飛出飲水光如曳彗所謂行暉也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西
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氛氳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

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
雲霧開綴玉垂珠星漢廻
上有儷人長命縗中看寶
裹翻成書枡房金屋寵新
賈晉武須焚前廢裘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皐應
詔而奏賦唐人潘綵十
涓一夕賦瀟湘書家亦云
郭頒世語曰司馬景王命
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
佺期五字擢英才見前

呈景王景王曰不當尒所松曰鍾會

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冷之暖耳、

樂府揭調、高調也、

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崔門、其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崔還與吳、

玄中記、胡燕班胸聲小、越燕紅襟聲大、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

爵災之也、梦辞魚鱗、羊人號為婢妾魚、一爵泼二、

先一後二、人號為媵妾、

唐詩、江魚群從為妻妾、窒鷹聯行號、

弟兄、

臨水低枝、謂亞枝、

佩魚始于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

玄武為龜也

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可尋

唐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賜口脂表云青牛帳底未輟爐香朱鳥牕新前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令狐楚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數雪紅雪劉禹錫代謝賜斯見膏凝雪瑩合液騰芳

椰榔者稱杖也范石湖詩病憐椰杖隨身慣老覺層蘇到手遲

軋、軋：殉棹聲也、

大赤者、古之瓔罌、今之骰子也、葉子、如今之紙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今不傳、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来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見前

宋薇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為墨、至金一斤、欲放為之不能、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

錄鑷大鑷也、木錦、班枝花也、

袜、女人脇衣也、崔豹古今註謂之腰絛、註引左傳祖服謂日：

近身衣也、木綿、班枝花也、

顓頊弄児頗
周公不以夜行而慚影
日毎天會而有氣盈即
即曆書所謂大餘
日也分也五歲再
閏而無餘日十
大餘五十四小餘五
大餘無小餘
也
己歌曰
日毎日會而有朔虚
而有氣盈即
曆書所謂大餘
五十四小餘三百四
十八也大餘
九歲七閏
而無餘分曆
疾書多塗乙
疾行多健顓
頊而改容
燿
人生四十
九日而七魄
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
月虚而魚
腦減星宴而
豕膚粟燧主畫燧主畫燧主
夜散
古人祭以
肺為重食牲
以肩為重雖主畫燧主液
詩中唐有
魔鄭注考工
記增前若今辟
祓也分其
瞥傍之修以

二分為峻、蓋今辟即闢也、祇其道也、中央為瞢、峻其督
水、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嘗觀王
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益州夫子廟
燕公讀碑自雲于太甲胥陽雜俎謂
悉、

建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言北斗
祥無位聖人當出華益以下
悉、

、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撚目入之色撚音柳、周禮衣翟柳之為言聚也、諸餘之所聚尚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故曰

婁柳作接
揾鄭司農云接
讀為翌揾讀
沒其色無
有餘色故云柳
谷
漢書五行
志有雲如炙風
亂髮：亂髮
文選宴
夭今之提燈
疫火也楚辭懸
之上者也六韜雲火
施于雲梯
巖君平註
老子肝膽為胡
越眉目為秦楚
佛寺曰香
界亦曰香阜
楚辭借光
景以往来兮施
黃棘之枉策
懷王再會
武關遂被執是
秦嘗盟于黃棘後
東方朔每
公孫弘書云士
大夫相如何
必以撫塵而
游垂髮齊

年偃伏以日数哉撫麋童子之戲佛書所謂搏沙也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對曰古者天子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說文妄入宮掖曰闚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

文山鴻豹肥腯多脂鵠善食鴻名鴻豹

名伯遊暑甚憩甘棠古說如此即避暑也

字体有擘窠書按顏眞
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
據石壁窠大書
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
者皆用赤紙為籍其老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
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
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
知可憐牧詩云細尺
裁良減四分碧琉璃滑累
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
盡裙段成式詩云醉浃幾
纓長憂鳳皇釵知君欲
云慢移弓底綉羅鞋
作閒情賦應
將身作錦
鞋花間篤詞

楚辭九歌巫以事神其女
人歸魯而孔子行秦穆遺
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
妓今之裝
旦也
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
傅地公也大保人公也烟
祀風雨不時雪
霜不降青
在天公臣多弑
主孽多殺
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
郭不繕溝
池不修水泉不
殩薨飽枝
官尸位素飡同
事久而急就章注云漢
所吹亦猶
時亭長吹
鞭也
事久而急就章注云漢曰總章曰黃
門倡然森
矣漢郊祀
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
不溢
緩者用鈴
筱按穆天子傳
注筱戟吏

春秋緯曰
重者人尚
太平總類
后君之履
不陷者也
正月解凍
水二月
三月桃花水
四月瓜蔓
水五月麥黃
水六月山
礬水七月荳花
水八月荻苗
水九月霜
降水十月復
槽水十一
月走凌水十二
月盛凌水宋
人閏月表
梧桐之葉十
厄一寸
後漢東觀
大集羣儒著述
無主條章靡
立由是伯
度譏其不實

文

載龍逢諫桀之
言曰臣嘗觀
君冕非其
冕也而冕
壓蹈春氷而
危后而不
冕冕非其
冕也而冕危
后君冕非其
冕也而冕

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
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
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脩
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
戓言此即古刻注法　土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
曰衣帶當風曹衣出水
龍鍾竹
名年老同龍鍾言如竹枝葉搖
曳不能自禁持
朱矣鑠石不靡蕭丘之木
凝氷嗑慄不
凋欵冬之
花

漢書註水寓龍木寓馬

隸寒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

禽経云烏
向啼者栖燕背
飛向宿
唐六典有
裝潢匠註
音光
上聲謂裝
法亦有潢
漿之
說
黄山谷題
楊妃病齒云
食側生損
其左車
脯之為言
脯也脯時而成
腊之為
言夕也經夕而
成也
今製成